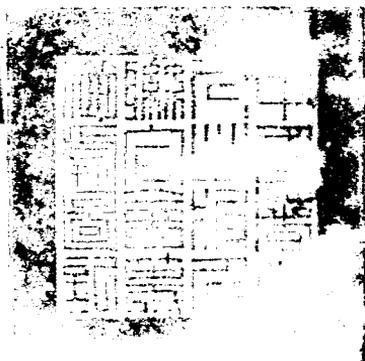


# 誓之女少









沙多勃易益畫像

易洛岱作

# 誓之女少

耐核與拉達阿

著 盎易勃多沙

譯 翻舒望戴



行發店書明開海上

1928



## 譯者題記

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法蘭西的文學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代替了一切古典的，傳統的，牠創造出一個新的，美的形式。

在那時代中，我們第一個要數起的，是那戈諦葉（Gautier）所說的『覆了莪特式的殿堂，開大自然的門戶，揭開近代憂愁之幕』的沙多勃易。浪漫主義的先驅者。他的影響是浩大的，悠久的；我們可以在他一個統系下的大作家如拉馬爾諦納（Tamartino），維尼（Vigny），繆賽（Musset），于戈（Hugo）等人的作品中找出他的思想，情感和作風的遺跡來。即使到現代，他仍是被一些作家所私淑的。譬如我們在不多幾年前失去的洛諦（Loe），就是受他影響最大的一個。

弗杭刷·核耐·德·沙多勃易盎 (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於一七六八年

九月四日生在聖米羅 (Saint-Milo) 的一個古舊而有聲望的家庭中。在早年，他就受那勃核達涅 (Bertagne) 的憂鬱的荒地和蒼茫的大海，他的古舊而斑剝的宅第，和他的孤獨，憂愁又多病的姊姊的薰陶：這些都是飼養起他的「無端的憂鬱」和使他「阿欠了一生」的好養料。他的一生的事業是在文學的努力和政治生活上。此外，他還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家。他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死的。一七九一年他曾西渡美洲，他的目的是去探討新路的，但是他此行所得的成績並不是科學，却是我這裏所譯的兩大名篇：阿達拉 (Atala) 和核耐 (René)。

阿達拉是在一八〇一年出版的。據沙多勃易盎在初版的自序上說：「……阿達拉是在廣漠中，而且是在蠻人的茅屋下寫成的。……這是一種的詩：一半兒是描寫的，一半兒是戲劇的；全盤都在兩個在大野中走着談着的情人的繪畫中，和在廣漠的平靜間的愛的煩惱的圖畫中……」這是一本充滿了詩的情調，熱情的火焰和不能慰藉的沉哀

的書。近代批評家丹麥勃蘭代斯 (Brandes) 說：『像這本書中所燃燒着的那樣的熱情，總之是沒有親自讀過這本書的人所不能想像的。』這是許多稱讚這部書的話中的最適當的一句。

核耐是在阿達拉出世後第二年出版的，是阿達拉的姊妹篇，但是這兩篇的調子是截然不同的。阿達拉給我們的是一種熱情的淒調，核耐給我們的是作者煩怨的心情和夢的靈魂的自白。法國近代批評家勃於納諾艾爾 (Brunetiere) 說：『在沙多勃易盎的著作中只有沙多勃易盎。』我們拿這句話來觀察核耐是再準確也沒有了。這本核耐帶了一個深沉的無端的憂鬱給我們看，這種憂鬱就是世紀病 (Mal du siècle)。在那一個時代的歐洲，這種世紀病是已經很普遍的了。在先哥德在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在後拜輪在他的全部作品，尤其是哈羅爾特公子的游程 (Child Harold's Pilgrimage) 和曼弗萊特 (Manfred) 中（法國詩人謝納陀勒 (Chénedolle) 說曼弗萊特是『穿着莎士比亞衣飾的核耐』）已很顯明地被分析出來了。在法國，我們舉出沙多勃易盎來做

代表，沙氏曾經說過「假如核耐是不存在的，我便不寫他了，假如毀了牠是可能的，我早毀去牠了。」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的真實性，同時，我們可以看出沙氏的天才的自負來。

這本譯文在我書堆中已擱置了整整的三年了。這回拿出來翻看了一番後，我想找一本英譯本來校讀一下，因為作者在一八〇五年的阿達拉和核耐的合刊本的序言上說已有三種英譯本了，但是我竟不能找到；前幾天遇見雪峯君，請他爲我用生田春月的日譯本校讀一下，但是他說日譯本是從德譯本轉譯來的，而且譯文很靠不住；結果祇是抄用了日譯本的一個題名。

插畫兩幅——「沙多勃易畫像」和「阿達拉的埋葬」都是法國十九世紀名畫家易洛岱（Chiodet）的傑作。承李辛陽君替我找到了原畫的寫真，使這本小書得到一個名貴的裝飾，這是應當在這裏感謝的。

戴望舒。

目次

譯者題記

沙多勃易蟲畫像

阿達拉的埋葬

阿達拉 ..... 一

引子 ..... 三

故事 ..... 一

獵人 ..... 一

農人 ..... 五四

葬儀 ..... 八九

尾聲 ..... 九七

核耐 ..... 一〇九

阿

達

拉



## 引子

法蘭西從前在北亞美利加洲有一片領土，從拉勃拉道到弗勞里特，從大西洋岸到加拿大高原的最遠的河沼。

出源於同一個山脈的四條大河，分流在這浩漫的區域：聖盧朗河流到東方同名的灣；西河流到不知名的海裏；波爾朋河從南方奔流到北方赫特生灣；米失西比河從北方向下流到南方墨西哥灣。

最後那條河，在一道一千多里盞（法國古里名）長的水流中，灌溉着那北美美人稱爲新伊甸園，而法蘭西人也曾遺下路易謝阿納這可懷念的名兒的一個好地方。此外無數的米失西比河的支流，米蘇利河，伊里臘河，阿康弱河，奧海奧河，滑拔許河，德納斯河，用

牠們的肥泥使土地富饒，用牠們的水流使土地肥沃。當一切河流在冬季驟雨氾濫的時候，當暴風雨把樹林的邊緣全部翻倒的時候，那些被拔起的樹木，便積聚在水源上。不久那黏土將牠們固結起來，蔓草將牠們纏繞起來，而植物又在那裏到處生起根來，將那些殘枝斷梗固定了。由急浪的遷徙，牠們降落到米失西比河中：這河流裹住了牠們，又將牠們趕到墨西哥灣中，將牠們投到沙帶上，這樣便增加了無數的河口。當牠在山間流過的時候，牠便不時地在樹林的柱廊和印地安人墳墓的金字塔的周圍揚起牠的聲音，又溢出牠的水流來；這便是廣漠中的尼羅河。可是秀麗是永遠地和莊嚴融和在這自然的景色中的；當河道中部的水流將松樹和橡樹的枯幹拖到海中去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那旁邊的兩條水流將飄着小旗一般的黃花的浮萍和水蓮的浮島，沿着河岸溯載上去。綠色的蛇，青色的鸞，玫瑰色的赤鶴，小的鱷魚都在這些花船上做旅客；這些遷徙的民族在風中揚起牠們的金帆來，懶洋洋地航向河中僻靜的小灣裏上岸去。

米失西比河的兩岸展露出一幅絕世的畫圖。在西面，草野一望無垠，牠們的綠波愈

行愈遠，好像是直上青天，在那裏纔消隱了一樣。你可以在這無邊的草地上看見無數三個一羣四個一隊的野牛自在地徘徊着。有時有頭老野牛，衝過了流波，前來在米失西比河的一個洲島上的深草間躺下身去。從牠額上載着的一雙新月，從牠又老又髒的鬚上看去，你準會當牠是個河神，在安閒地望着牠的流波的偉大和牠的岸上野產的富饒。

西岸的景物是如此；而對岸的景物却不同了，那是與前者正成了一個絕好的對照。垂掛在水流上，叢生在巖上，山上，分披在谷中的各樣形狀，各樣顏色，各樣香味的樹木，參雜着，交生着，攀升到空中，到使你眼睛都看倦了的那種高度。野葡萄，喇叭花，葫蘆等在這些樹腳下交纏着，攀上了牠們的枝幹，延到了樹枝的最高處，從楓樹跨到蓮花木，從蓮花木跨到錦葵，造成無數的洞隙，無數的穹窿，無數的柱廊。蔓生在樹木間的這些蔓草，每每伸長到小河的上面，駕起了花的橋梁。在這些花草叢中，木蘭花將牠寂定的球果盪起；牠高標在牠的潔白的大花朵上，統治着全個樹林；除了在牠旁邊輕飄着綠扇的櫻樹之外，可就沒有別個與牠抗衡的了。

造物之手所安置在這些隱遁之地的大羣的禽獸，在那裏散播着狂歡和生命，在林蔭路的盡頭，你可看見那些醉着那盈盈垂在枝頭的葡萄的熊；那些在一個池沼中洗浴的馴鹿；那些在茂葉中嬉戲的松鼠；那些飄落到被蛇莓鋪成紅色的草地上的畫眉鳥和像麻雀般大小的維吉尼鴿子；那些團團地攀登在扁柏上的黃頭的綠鸚鵡，紫色的啄木鳥，火色的紅羽雀；那些在弗勞里特的素馨花上的燦爛着的蜂鳥，和那些垂在林中，在像蔓草一般地搖曳着，同時又呼嘯着的捕鳥蛇。

在河的那邊的草野上，一切都是沉默，安恬；但在這邊，適得其反，一切都是浮動着，唱着；鳥嘴啄着橡樹的聲音；禽獸行動，嗅草或是在牙齒間啃着果核的聲音；流水的清響；低低的咽怨聲，牛的高鳴，鷓鴣的低囀，將這廣漠充滿了一種溫柔與麤野的和諧。可是每當一片微風飄過來蘇醒了這些寂靜；蕩動這些飄泊的軀體；混和這些白的，青的，碧的，紅的生物；參合一切的顏色；調譜一切的鳴聲的時候：於是從樹林的深處便發出如此的一種聲息，在眼前呈露着如此的一種景色，使我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過這種大自然的原始

之野的人，難以將牠們描寫出來。

在馬蓋德神（註二）父和不幸的拉沙爾（註三）發現了米失西比之後，那些居住在皮洛克西和新奧樓昂的法蘭西最先的居民，便和納契——在這地方威權最大的部落，結了同盟。無數的爭端和猜忌相繼地在這客地上流滿了赤血。在這些蠻民中有一位老人名叫却克塔斯（註三）這人，因為他的高年，他的智慧和他的入事的知識，做了這廣漠中的會長，並很得蠻民的愛戴。正和一切人們一般地，他是由不幸而博得美德的。他的不幸不僅充滿了新世界的森林，他還將他的不幸一直載到法蘭西的海岸上。曾經由一個殘酷的屈判而被拘在馬賽牢船裏過，釋放後，被引見過路易十四，他曾經和當代偉人交談過，又參與過梵爾賽宮的大慶，合西納（註四）的悲劇，鮑須艾（註五）的祭文；總之，這個蠻人是曾經見過那個達到華麗的極點的社會的。

回轉他的家鄉後，却克塔斯安閒了好多年。可是蒼天偏吝嗇於此人：這老人變成盲人了。一個少女伴着他在米失西比的山岡上，正如昂蒂歌納在西帶紅山扶魯弟迫（註六）

或是馬爾維娜在冒爾房山岩上導莪相（註七）一般。

雖然却克塔斯在法蘭西人那裏遭遇無數的冤屈，但他還是愛他們的。他總常常回憶着斐納龍（註八）因為他曾經在他那裏作客過；他希望能對於這可敬的人的同國人報恩。一個好機會來了。在一千七百二十五年，有一個法蘭西人名叫核耐的，爲熱情和厄運所驅，來到了路易謝阿納。他溯米失西比河而上，一直到了納契，要求作這個部落的戰士。却克塔斯盤問過他，覺得他意志很堅決，便收他爲義子，又給他娶了一個印地安女子名叫舍慮塔的作妻子。結婚後不久，蠻民便預備去獵海狸了。

却克塔斯雖是個失明之人，但是因爲印地安各部落對於他的敬仰心的原故，却被沙鮮（註九）會議推定指揮這次的遠征。祈禱和大齋開始了，法師詳着夢，大家求問馬尼都，（註十）大家用煙草獻祭，大家燒起麋鹿舌下的筋，看這些筋在火焰中爆裂不爆裂以卜定神靈的意志；最後，在喫了聖犬後，他們便出發了。核耐也是隊中的一員。趁着逆流，獨木舟溯米失西比河而上，進了奧海奧河。那時正在秋天。那燦爛的甘塔苟廣漠在這法蘭

西少年驚詫的眼前展舒着。有一夜，在月光之下，當納契人都在獨木舟中好夢沉沉的時候，當印地安人的船隻揚起了他們的獸皮的帆在輕風中馳行的時候，這和却克塔斯獨住在一起的核耐便問起他的際遇來。老人答應滿他的願望，於是和他同坐在獨木舟的船梢，他便這樣地講起來：

註一：Jacques Maquet (一六三七——一五六七) 法國探險家。

註二：Robert Cavalier La Salle (一六四〇——一六八七) 法國旅行家，因為被他的兩個從者所殺，所以沙多勃易說他是「不幸的。」

註三：Onacas, 意為和諧之音。(作者原註。)

註四：Jean Racine (一六三九——一六九九) 法國戲曲家。

註五：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一六二七——一七〇四) 法國祭文家。

註六：Oedipe-Thébes 王 Laïus 的兒子，小時預言家說他要殺父蒸母，後來遭不幸的預言竟自己也不知道地應驗了，待別人證明了葛第追殺了自己的父親，娶了自己的母親後，他的母親 Jocaste 自縊而死，葛第迫自己挖去了眼睛，由他的女兒昂華歌納的引帶，離開 Thébes 去飄泊。

註七：Ossian，第三世紀蘇格蘭的歌人，冒爾房王 Malcolm 之子。瑪爾維娜是我相的未婚妻。

註八：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te Fenelon (一六五二—一七二五) 國勃宏的總主教。法國的高僧和著作家。

註九：長老。(作者原註)

註十：印地安人的神靈，有善神和惡神。

## 故事

### 獵人

「我親愛的孩子，那將我們聚合起來的定命是一個奇異的定命啊。我從你那里看出一個文明的人轉變成的蠻人；你從我這里看出一個那大智（我也不知爲了什麼念頭）曾經想開化過的蠻人。我們兩個是從兩個相反的極端來到這生涯中的，你是到我的地位來休息，而我却也曾經坐在你位兒上過；因此我們對於各事應當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觀察。是誰，你呢還是我呢，對於這位置的更易有大得或是大失？這個只有神明知道，因爲即使較愚的神明，也有比一切人類更高的智慧。」

「到下同「繁花月」(註二)離我母親在米失西比河岸生我的時候，將有七十三度飄雪(註二)了。那時西班牙人在攀沙柯拉住了沒有多少時候，而在路易謝阿納却一個白人都沒有住過。我那時還不到十七度落葉，(註三)就和我的父親，戰士烏達利西，出發去打弗勞里特的強大的部落麥斯考格爾及斯去了。我們和我們的同盟西班牙人聯合，於是戰事便在摩皮拉的一條支流上發生了。阿核司庫衣(註四)和諸神靈不加惠於我們。敵人戰勝了；我的父親喪了命；我在保衛他時也傷了兩次。哦！當時我爲什麼不降入靈魂之園(註五)啊！否則我早可以免了這在世間等待着我的不幸了。神靈却另有安排：我被潰兵帶到聖奧格斯丹。(註六)

「在那個新近由西班牙人建築起的城中，我正有被捉去開墨西哥礦山的危險的時候，有個年老的卡斯抵熊人名叫洛拜司的，爲我的少年和淳樸所感，給了我一個安身之處，又引我去見與他守身相處的姊妹。

「他們兩個都將柔和的情感對我。他們很當心的照料我；他們給一切的指教。可是

在聖奧格斯丹過了三個月之後，我便被城市生涯的憎厭所困住了，我眼巴巴地瘦損下去；有的時候幾點鐘地枯坐着凝看遙遙的樹梢；有的時候別人看見我坐在河岸上，愁對着流水。我在那一帶流水所穿過的林中徘徊，而我的靈魂是整個兒地在曠野中。

「更不能抑制這重歸大野的渴望，有一天早上，我便去見洛拜司了，穿着我的蠻人的衣服，一隻手拿着我的弓矢，一隻手拿着我的歐洲服裝。我將這歐洲服裝交與我那仁厚的保護人，涕淚橫流地倒在他的足邊。我自首惡名；我自數忘恩：「可是畢竟，」我向他說，「啊，我的父親！這個是你親眼見到的：假如我不過度那印地安人的生涯，我一定會死去。」

「洛拜司驚住了，想要我更變主張。他向我陳說假如我重新落在麥司考格爾及斯人手中的時候的種種的危險。可是當他看出我已十分堅決的時候，他迸出了眼淚，將我緊抱在他臂間：「去罷，」他喊着，「大自然的孩子！你再去取得那個洛拜司所不願強奪你的人類的自主罷！假如我自己年紀還輕，我準會伴你到廣漠中去（那裏我也有纏綿

的回想啊！將你重放在你母親的臂間。當你在你的樹林中的時候，有時你也想想這給你的容身處的老西班牙人，爲要引起你去愛你的同類的人，再回想，這你所得到的人的心的最初的經驗會是很好的。」洛拜司最後禱告基督教徒的上帝，這教儀我當然是不贊同的，然後我們嗚咽而別。

「我立刻就受到我忘恩的懲罰了。我的沒有經驗使我在林中迷了路，於是我就被麥司考格爾及斯人和西密諾爾人的一部所捉住了，正應了洛拜司所警告我的話。從我的服裝上和我頭上所裝飾的羽毛上，他們認出我是納契人。他們將我上了鏈條，但是輕輕地，因爲我年輕。西馬剛——隊中的首領，想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回答：「我名叫却克塔斯，烏達利西的兒子，迷斯哥的子孫，他們曾經剝去百餘個麥司考格爾及斯英雄的頭皮過。」西馬剛對我說：「却克塔斯，烏達利西的兒子，迷斯哥的子孫，快樂着罷：你將在大村中受火刑。」我立刻說：「那就好了；」我便唱起我的死歌來。

「在囚虜中，起初幾天，我不禁嘆賞我的敵人們。那些麥司考格爾及斯人，尤其是他

們的同盟西密諾爾人表現着他們的歡樂，愛情和滿意。他們的行動是很輕捷，他們的會合公開又安靜。他們說得多又說得快；他們的話又和諧又易懂。就是年歲也不能從沙鮮們那裏奪去那歡樂的單純：在如我們林中的老去的鳥兒一般，他們還將他們的古調和入他們的後裔的新曲中。

「那些隊中的婦女們爲了我的年少，顯露出一種多情的憐惜和可愛的好奇心。她們問起我的母親，問起我的兒時；她們要知道別人是否將我苔草的搖籃掛在楓樹的繁花的枝上，是否那微颺在那小鳥的巢邊將我搖蕩着。隨後又是成千成萬的關於我心境的問題：她們問我在我的夢中有沒有看見一頭白牝鹿過，幽谷的樹木有沒有指教我戀愛過。我很爽直的回對那些婦人，姑娘和那些人們的妻子。我對她們說：「你們是白日的恩寵，而幽夜也愛你們像露珠一般。爲了要貼在你們的乳房和你們的嘴上，男子才從你們的胎裏出來；你們有引一切痛苦睡去的絕妙的辭令。這就是生我下來的人所說過的話，而這人我已不能再看見了！她還對我說處女是只能在寂寥的地方找得到的神祕的

花。」

「這些頌辭很得婦人們的歡心。她們送了我各色各樣的贈品；她們給我核漿，楓汁，鮮鮭，熊腿，海狸皮，爲我作裝飾的海貝，和爲我作鋪褥的苔草。她們和我歌唱着，歡笑着，隨後當她們想起了我將受火刑的時候，她們又爲我墮淚。」

「有一夜，麥司考格爾及斯人設營在一座樹林邊，我是被安置在「戰火」旁邊，由獵兵看管着。忽地裏，我聽見草上有綽綽的衣聲，有一個半羈的女郎前來坐在我身旁。她眼皮下垂着眼淚；在火焰的微光中，一個小的金苦像（註七）在她的胸前晶耀着。她真美麗極了；在她的容顏上顯出那說不出的貞節和熱情，這種表情是不能抵抗的。她更加上那最溫柔的風韻；一種融和着憂鬱的多感性在她目光中表現出來；她的微笑是天堂的。」

「我以爲她是「末戀之處女」那個他們差來使俘虜含笑就死的處女。在這種堅信中，我吶吶不安地（然而這種不安不是因火刑的恐怖而起的）向她說：「少女啊，你適合於初戀，你不是爲末戀而生的一顆不久將停止跳躍的心的震蕩對於你的心的震

滿回答得很不好：「死」和「生」是怎樣地混和着啊，你將使我十分懷念着在世的日子。我希望別人比我多福，我希望蔓草和橡樹永恆地擁抱着！」

「於是少女便向我說：『我不是『末戀之處女』你是基督教徒嗎？』我回對她說我沒有反叛我神龕中的諸神。聽了這句話，這印地安女子表示出一種不愜意的行動。她對我說：『我很可憐你只是個固執的偶像崇拜者。我母親已使我歸了基督教；我名叫阿達拉，金臂鐮的西馬剛與本隊戰士的首領的女兒。我們現在到阿巴拉須克拉去，在那裏你將受火刑。』說完了這話，阿達拉站起來，走了開去。」

說到這裏，却克塔斯不得不間斷他的故事了。無量的回憶湧上了他的心頭；他的失明的眼睛中泛出了淚水，在他的憔悴的頰上橫流。正如兩道深藏在地下的深夜的泉源，由在岩石間滲出來的水流而顯露出來。

「哦，我的孩子！」他終於又說了：「你覺得却克塔斯是不很聰敏，雖然他是以智慧出名的啊啊！我親愛的孩子，那些已經不能再看見的人們，總還能流淚啊！過了許多日子，

那沙鮮的女兒每晚重新又來和我談話了。睡眠已從我眼前逸去，而阿達拉却住在我心頭，正如我的祖先的長眠處的回憶一般。

「走到第十七天，當蟬出水的時候，我們來到了阿拉須阿大草野上。這草野四面環繞着互相遮蔽着的，高接雲霄的羣山，山上重重疊疊地生着櫻樹，檸檬樹，芒果樹，櫛樹的樹林。首領喊了達到的號，隊伍便在山脚下駐紮起來。他們將我監置在不遠的地方，在弗勞里特很出名的自然井的一個的旁邊。我被縛在一株樹腳邊。一個戰士很不耐煩地在我身旁看守着。我在那裏過了沒有多少時候，阿達拉就在泉邊一株蘇合香樹下出現了。「獵人」她對麥司考格爾及斯的兵勇說，「假如你要去獵麋鹿，我可以為你看守囚虜。」這戰士聽了他首領的女兒的這些話，快樂得發跳了；他從山丘頂上飛奔去，奔跑到平原上。

「人心的奇異的矛盾啊！我從前是那樣希望向這個我已像太陽一般地愛戀着的人兒說些神祕的事情，到如今却羞慚失措了，我覺得與其獨對着阿達拉，我寧可被投給

泉中的鱷魚。這大漢的女兒也和她的囚虜一樣地不安：我們各自默默無言。戀愛的神明已將我們的言語奪去了。到後來阿達拉用盡氣力，掙出了這些話來：「戰士！你被縛得很輕，你可以很容易的脫逃。」聽了這話，我的勇氣重來到我的舌間，我回答：「縛得很輕，哦，女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說完這話。她遲疑了一會；於是她說：「逃走啊。」她便來將我從樹上解放下來。我握住了繩子，我將牠重新放在那異國的女兒的手中，強使她用她的美麗的手指握着我的鏈條。「拿着牠！拿着牠！」我喊着。「你是個愚笨的人，阿達拉煩惱地說。「不幸的人啊！你還不知道你將被燒死嗎？你還要想什麼？你可想一想我是個有威權的沙鮮的女兒嗎？」——「曾經有一時，」我垂淚訴說，「我也曾載在海豹皮中，在母親的肩上的。我父親也有過一所美麗的小屋，而他的麋鹿是飲着千澗之水的；可是如今我却飄泊無國了。等到我死後，將沒有一個朋友會在我尸身上蓋點野草防蠅納的。不幸的異國人的尸身是沒有人注意的。」

「這些話感動了阿達拉。她的淚珠飄落到泉中。「啊！」我又激奮地說，「要是你的

心和我的心一樣地申訴，那是多麼地好啊！這廣漠不是很自由的嗎？這些樹林難道沒有許多我們可以藏身的幽秘的地方嗎？小舍中孩子們爲要幸福難道要那樣多的東西嗎？哦，比新郎第一個夢還美麗的少女哦，我的愛人！大膽地跟着我罷。」我這樣地說。阿達拉用一種多情的語氣回答我：「我的年輕的朋友，你懂得白種人的語言，那是很容易欺騙一個印地安女子的。」——「什麼！」我說，「你稱我是你的年輕的朋友啊！倘使是一個可憐的奴隸……」——「好，」她依向我說，「一個可憐的奴隸……」我熱烈地說：「請用一吻來證實你的話的信實罷！」阿達拉聽着我的祈禱。正如一隻孔雀貼着牠用嬌柔的舌頭含住的，斷崖上的酡紅的蔓草的花朵一般，我貼着我的愛人的嘴唇。

「啊啊！我親愛的孩子，歡樂是和悲哀很接近的。誰會相信這當阿達拉將她的愛情的第一個證物給我的時候，正是她摧殘我的希望的時候呢？老却克塔斯的白髮啊，你是何等的震愕啊，當這沙鮮的女兒說出這些話來的時候；「好囚徒，我瘋狂地降伏於你的意志；可是這種熱情將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的宗教是永遠將你我分開……啊，

我的母親！你做了些什麼事啊……」阿達拉忽地緘默了，留住了個不知道是什麼正要從她唇間吐出來的致命的祕密。這幾句話使我陷於失望中。「好！我說，「我將像你一樣地殘忍；我決不逃走。你將在火灰中看見我；你將聽見我的肉的呻吟，而你却會充滿着歡樂。」阿達拉將她的一雙纖手握住了我的。「可憐的年輕的偶像崇拜者啊，」她喊着，「你真使我可憐！你可要我將整個心兒悲哭嗎？我不能和你一同逃走是多麼的恨事啊！阿達拉啊，不幸的是你母親的肚子啊！你爲什麼不投身給泉中的鱷魚啊？」

「就正在這時候，那些鱷魚，在近日落時，開始呼嘯了。阿達拉對我說：「我們離開這裏罷。」我在這些造成碧色海灣形，引長牠們的地角到草野中的山丘的脚下引着這西馬剛的女兒。在廣漠中的一切都是安靜而美好。鵲鳥在牠的巢上啜着；樹林中鶉鳥的單調的歌聲，鸚鵡的啼聲，野牛的高鳴，和西迷諾爾司牝馬的嘶聲交響着。

「我們差不多是一聲不響地走着。我走在阿達拉身旁；她握着繩梢，這是我強使她拿着的。有時我們流着淚，有時我們又想微笑了。我們有時仰看着天，有時俯看着地；諦聽

着鳥的歌唱，指點着殘日，手兒多情地握着，胸頭輪流地跳動，輪流地安定，却克塔斯和阿達拉的名字間續地被數說着……呵，戀愛的第一次的漫步啊！你的記憶應當是很強的，既然在多少不幸的歲月後，你還蕩動着老却克塔斯的心！

「爲熱情所激動的世人是多麼地不可解啊！我剛離了那寬仁的洛拜司，我剛爲着自由而冒着萬險；在一刻之間，一個女子的眼波竟變易了我的趣味，我的決意，我的思想，忘記了我的國土，我的母親，我的小舍和那等待着我的可怕的「死」，除了阿達拉一人以外，我對於一切都是無可不可了。那失去了保持着很有理智的男子的能力，我忽地又墮到一種孩提的狀態中了；更不能逃出那等着我的不幸，我是幾乎要別人來照料我的睡眠和飲食了。」

「所以這是徒然的，我們在草野上奔走了多時之後，阿達拉投在我膝下，重新請求我離開她。我向她提出，假如她不答應，仍就將我縛在我的樹下，我會獨自個回到營裏去。她只得使我滿意了，可是仍希望下一次辯服了我。」

「那決定了我的命運的那天的第二天，我們停留在一個離西迷諾爾司的都會格司考維拉不遠的谷中。那些和麥司考格爾及斯聯合的印地安人，和他們造成一個克亥刻斯聯邦。那櫻樹之邦的女兒在半夜中來找我。她領我前一座大松林中，又來勸我遠逃。我一句話也不回答她，却將她的手握在我的手中，我強教這隻渴牝鹿與我同在樹林中徘徊着。幽夜是甜美的。空中的神搖曳着薰着松脂的芬芳的青色的髮絲，我們聞到那在河畔的烏梅樹下睡着的鱷魚吐出來的龍涎香味。明月在澄清的高天上照耀着，而她的珠白的光晶降落到森林的無盡的梢頭。除了那不知是什麼遠方統治着樹林的深處的和音外，一點聲息都沒有，人家準會說大野的靈魂是在整個大漠的廣袤中歎息着。」

「我們從樹枝間看見一個青年人，他手中握着一個火炬，好像是春神在樹林中逡巡着使大自然重生一般；這是個情人，他站在他的戀人的小屋的前面，在等待着她的回答。」

「假如那少女吹熄了這火炬，她便承諾了那他所獻納的心願；假如她不吹熄這火

炬而竊起臉來，她便拒絕一個新郎。

「這戰士，在潛入幽暗中時，低低地唱着這些詞兒：

「我趕上白晝的步履，在羣山的峯頭，爲去尋我孤獨的鴿子，在森林的橡樹之間。  
「我已在他頭上繫着個貝項圈，人們在上面可看見三顆紅的爲我的愛情，三顆紫的爲我的恐懼，三顆藍的爲我的希望。

「密拉有一雙黃鼬一般的眼睛，和一片稻田般輕柔的髮絲；她的嘴是一個綴着明珠的鮭紅的貝殼；她的兩乳是像一雙潔白的小山羊，是在同一個日子，由一母生下來的。

「願密拉來吹熄了這火炬罷！願她的嘴在火炬上面傾下一個陶醉的幽影罷！我將使她有了孕。邦家的希望將緊靠在她豐饒的乳房上，我將吸我和平的烟管在我兒子的搖籃上。

「啊，讓我趕上白晝的步履，在羣山的峯頭，爲去尋我孤獨的鴿子，在森林的橡樹之間！」

「這青年人如此地唱着，歌聲將煩亂一直帶到我的靈魂的深處，又使阿達拉變了臉色。我們相攜着的手各自顫動着。可是有一幅在我們看來同這景象一般地危險的景象分了我們的心。

「我們在一個孩子的墳墓邊走過，這個墳墓是用來做兩個部落的交界的。按照習俗，人們將牠安置在路旁，使得那些少婦到井泉去的時候，可以將天真的生物的靈魂吸到她們的懷中而還與邦國。我們這時在那裏看見那些希望着得到做母親的甜美的新娘，微張着她們的嘴唇，試想收集那她們以爲看見在花間徘徊着的小孩的靈魂。那真正的母親隨後前來將一束玉蜀黍和白百合花放在坟頭。她將她的乳灑在地上，坐在濕草上，用一種悽切的聲音向她的孩子說：

「我的嬰兒啊，我爲什麼在你的地下的搖籃前哭？你當小鳥長成了的時候，牠便要  
去覓食，而牠在廣漠中却找到了許多苦味的果實。現在至少你不會知道過眼淚；至少你  
的心不會落在人們的惡勢力中過。在花萼間的蓓蕾和牠一切的芬芳一同粘乾，正像你  
一般，我的孩子啊！你和你一切的天真一同消逝。在襁褓中天逝的人是幸福的；他們只認  
識過一個母親的接吻和微笑！」

「本已爲我們自己的心所征服，我們又爲那些好像是追隨我們到那沉醉的大野  
中的戀情和母愛的景象所壓迫住了。我將阿達拉抱到幽林的深處，又向她訴說我今天  
徒然地在嘴唇上搜索着的話。我親愛的孩子，當飄過冰山的時候，南風都要消失了牠的  
溫暖。那在一個老人心頭的戀愛的回憶，正如那當白日已沉而寥寂翱翔在蠻舍上時的  
由平靜的明月反照出來的白晝的火光。」

「什麼東西能救出阿達拉？什麼東西能使她駕馭住熱情？這簡直是無疑地一個不  
可思議的事，而這不可思議的事已現實了！那西馬剛的女兒有基督教的上帝的救護；她

投身在地上，熱忱地祈禱着她的母親和女神們的王后。這就是從這時候起，哦，核耐！我起了一個奇異的觀念，對於這個在森林中，在生涯一切的患難中，可以將無量的恩賜充滿了不幸之人的宗教；對於這將牠的能力與熱情的急流對抗着的宗教，牠，當一切——樹林的幽秘，人跡的杳絕，和幽暗的濃密都恩寵這熱情的時候，單獨牠一個已足征服這熱情。呵，我覺得她是多麼神聖啊，這淳樸的蠻女，這無邪的阿達拉；她跪在一棵崩倒在地上的老松樹前，好像是在祭壇前一般地，爲了她的崇拜偶像的愛人，將她的心願獻納於她的上帝！她仰望着夜星的妙眼，她耀着宗教和愛情的淚珠的雙頰，是有一種絕世的仙姿。我好多次覺得她要翩翩地飛到天上去；我好多次似乎看見基督教的上帝應請而遣向岩間的修士們處的那些仙子降到月光上，又在樹枝間聽到她們的聲音。我對於這種情景生起悲思來，因爲我恐懼阿達拉不能久留在這世間。

「當時她流到了無量的眼淚，她露出如此的不幸，使我幾乎正要答應離開她；正在此時，林中發出極大的吶喊聲。四個武裝的人向我撲過來；我們已被人發覺了；首領已發

命來追趕我們。

「阿達拉，她的風度的驕傲有如王后一般，不屑和這些戰士講話。她高貴地看了他  
們一眼，便走到西馬剛身旁去。」

「她一點也無法可想。他們加倍了我的守卒，他們加倍了我的束縛，他們分開了我的愛人。過了五夜，我們便看見了那坐落在夏達於歇河的岸上的阿巴拉須克拉。註八立刻，他們爲我加上花冠，他們將我的臉上塗了青和紅的顏色，他們在我鼻上，耳上繫了明珠，他們將一個希希古艾（註九）放在我手中。」

「這樣地裝飾着去做犧牲，我在羣衆不停的吶喊聲中進了阿巴拉須克拉。我的生命正要完結了，忽地螺角高吹起來，而密哥，或者說是酋長，發命集會了。」

「你是知道的，我的孩子，那些蠻人教戰虜受的痛苦。那些基督教教士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帶着一種不倦的慈悲心，往來於許多部落之間，去將那比較和緩一點的奴役來代替那可怕的火刑。這些麥司考格爾及斯人還沒有採用這種習尚；可是很有一部分人

主張採納。爲了要發表這重要的事件的意見，密哥纔召集了那些沙鮮們，他們將我帶到這討論會中。

「離阿巴拉須克拉不遠，在一個孤崗上，有一座會議亭。三圈的柱子造成了這圓亭的華麗的建築。柱子都是琢光又加雕刻的柏樹做成的；這些柱子愈近中央愈是增高增大，可是減少了數目，中央標着一根大柱子。在這大柱子的頂上，載着許多排的樹皮，跨到別的柱頂上，成一個鏤空的摺扇形遮蓋了這亭子。」

「會議已召集了。五十個披着海狸皮的長衣的元老，分列在面對着亭子的門的各個座位上；酋長是坐在他們的中央，手中執着爲了戰爭而一半染色的和平杖；在元老們的左右方，坐着五十個婦人，被着雁翎袍；那些戰士的首領，手中都拿着多馬呼克，註十頭上戴着翎羽，臂上和胸間都塗着血，據在左方。」

「在中央的柱腳邊，燒着那集會之火，那大法師，簇擁了八個神殿監守，披着長袍，頭上頂着一頭剝製的鼻鳥，將香脂傾在火焰上，又向太陽供獻犧牲。這三排的元老，婦人和

戰士這些教士這些香霧，這種犧牲都是用來裝這會議的威風的。

「我是站着，綁着，在會集的中央。獻祭完畢，那密哥便發言了，他簡單地陳說這聚會的事由。他將一個藍頸圈（註十二）擲在廳中，爲他所說的話作證。

「於是一個鷹族的沙鮮站起來這樣說：

「我的密哥，沙鮮們，貴婦們，鷹族，海狸族，蛇族，龜族四族的戰士們，我們不要變易我們祖先的舊例啊；燒了這囚虜，不要軟了我們的勇氣。那別人向你們提議的是一種白種人的習尚；這種習尚是有害的；給我一個容我的言辭的紅頸圈。（註十三）我這樣說。」

「於是他將一個紅頸圈擲在會中。

「一個貴婦站起來說：

「我的鷹族的父，你有一種狐狸的精靈，和烏龜的謹慎的遲緩。我願意和你來琢磨這友誼的關鍵，而我們將和你一同種起那和平之樹。我們且變更了我們祖先的悲慘的習慣。我們弄些奴隸來耕我們的田，而不要再聽到那傷了父母之心的囚虜的慘呼。我

這樣說。」

「有如海波在暴風雨中敲碎，有如秋天一陣旋風捲起了殘葉，有如米失西比河中的蘆葦在一個突然的氾濫時翻折着，有如一大羣的麋鹿在森林的深處鳴着，這會議也如此地騷動着，低語着。沙鮮們，戰士們，貴婦們輪流地或是一齊地說話着，利害牴觸，意見分歧，這會議就要解決，然而畢竟是舊例得勝了，我便被判定焚死。」

「一個機會來緩了我的刑期：『亡人節』或是說『幽魂大慶節』快到了。照例在這些奉禮的日子中是不殺任何囚徒的。他們便將我交付與一個嚴厲的監守；而且無疑地，沙鮮們已引開了西馬剛的女兒，因為我從此不再看見她了。」

「當時那三百多里周圍的部落都成羣地來慶祝這『幽魂大慶』。他們已在一個偏僻的地方，造起了一帶長茅屋。在指定的那一天，每一家都從自己的墳墓中掘出他們的祖先的遺骸來，順着秩序，依着家族，將骸骨掛在『先祖公廳』中。風啊，（暴風雨已起來了），樹林啊，瀑布啊都在外面呼號着，而各個不同的部落的老人，憑着他們先人的遺

骨訂定起和平與聯盟的條約。

「他們用那些競走、陶球、擲骰子等祭魂的競技來歡慶。兩個處女奪取着楊柳杖枝。她們胸間的蓓蕾前來相觸；她們的手在她們所舉在頭上的柳枝上舞動。她們的跣露的纖足交纏，她們的口兒相遇，她們溫柔的呼吸混和；她們相依着，交互她們的髮絲；她們看着她們的母親，紅着臉兒，大家都喝采了。法師向水神密夏蒲祈願。他唱着大利愛佛（註十）

三 和惡神麻棲馬尼多的戰爭。他說那爲失去了天眞，從天堂中被逐下來的第一個男子和第一個女人阿達安西克，塗滿了兄弟之血的大地，橫行無忌的尤斯克，那殺死公正的達維斯若洪的橫行無忌的尤斯克；應大智之聲而下的大洪水，獨自在他的樹皮的小船中免難的馬蘇，以及被遣去尋找陸地的烏鴉；他還講那由丈夫的妙歌度出了靈魂之域的美麗的昂達艾。（註十四）

「在這些社戲和聖歌後，他們便爲他們的祖先預備一個永久的葬地。

「在夏達於歌河岸上，有一株野無花果樹，這就是各族都像神聖一樣地供奉過的。

處女們常到這地方來洗她們的楓樹纖維的衫子，又將牠們張在廣漠的風息中，在古樹的枝頭。就在那個地方，他們掘了一個大墳。他們唱着死者的頌歌，從喪廳中出發；每一家都帶着些那神聖的遺骨。他們來到坟邊，他們將遺骸積疊着放下去，他們用熊皮和海狸皮將遺骸隔開；坟堆高立起來，他們便在那裏種起了「淚珠和睡眠的樹」來。

「我們且怨那些世人罷，我親愛的孩子！同是這些風俗如此動人的印地安人，同是這些曾經向我表示一種如此多情的好意的女子，到如今也大聲地要求我受刑，各部落全體也都爲了享受看一個少年人受酷刑的歡樂，延遲他們的出發。

「在離大村不遠的北方一個谷中，高聳着一座松樹和柏樹的樹林，名叫「血林」。從一片現在人們所不知道的民族所造的，不知什麼來歷的紀念物的殘墟，人們達到那邊。在樹林的中央，平鋪着一片競技場，那便是犧牲戰爭的俘虜的地方。他們凱旋地引我到那裏。大家準備着等我的死；他們豎起阿核司庫衣柱；松樹，榆樹，柏樹都應斧倒落，火刑場架起來了；觀衆用樹枝樹幹搭起看臺。各人都想出一種刑罰來；有的打算搗去我的腦蓋

度，有的打算用燒紅的斧頭來炙我的眼睛。那時我便開始唱着我的死歌：

「我一點也不怕刑戮；我是勇敢的，麥司考格爾及斯人啊！我看你們不起；我輕蔑你們甚於婦人。我的父親烏達利西，迷斯哥的儿子，曾經用你們最有名的戰士的腦蓋做過飲器；你們不會從我心頭弄出一聲嘆息來。」

「被我的歌聲所激，一個戰士在我的臂膊上射了一箭；我說：『兄弟，我謝謝你。』」

「那些行刑人縱然很活躍，刑場的預備總不能在日落前佈置好。他們請問那法師，他防止擾了神靈；於是我的死可仍舊要延到第二天執行了。可是，在欣賞奇觀的焦急中和爲了要在日出時格外準備得快點，那些印地安人一步也不離「血林」，他們燒起了大火炬，開始他們的歡宴和狂舞。

「那時他們將我朝天躺着。無數的繩子從我的頸上，脚上，臂上纏到那些打在地上的

的樁子上有幾個戰士就睡在這些繩子上，我動彈一下他們都會曉得。黑夜前進着，歌舞漸漸地消歇下去；火炬只飄着殘焰，在殘焰前還可以着見閃過幾個蠻民的影子；大家都睡去了；在人聲沉下去的時候，大野之聲便高起來，在龐雜的聲音後，還繼續着樹林中悲風的咽怨聲。

「這時有一個剛纔做母親的青年印地安女子，因為她覺得聽見向她求乳的嬰兒的哭聲，在半夜中驚醒了過來。我疑看着長天，一彎新月在雲中徘徊着，我便思索着我的命運。在我看來阿達拉好像是一個無情的怪物；在這寧願委身於火而不願離開她的我的就刑時，遺棄了我！然而我覺得我是永遠地愛着她又爲她含笑而死的。

「正在這歡樂的極處，有一種刺醒了我們，好像是告訴我們利用這一瞬間的機會似的；但是恰巧相反，在深痛中我不知道有了個什麼重量使我們睡去；一雙流倦淚水的眼睛不期而然地要合下去，甚至在我們的厄運中，恩惠很深的天意還現出來。我是自主地屈服於那不幸的人們有時覺得有味的沉睡中了。我夢見有人解了我的繩索；我似

乎感到那在嚴重的壓迫後，經一隻搭救者之手解了鐵鎖的人的慰安。

「這種感覺是如此地活靈活現，使我張開了眼皮。在從雲隙瀉下來的月光中，我彷彿看見一條雪白的影兒彎在我身上，靜悄悄地正在爲我解繩子。我正要喊出聲來的時候，忽然那隻我剛才認出是手的那隻手，將我的嘴掩住了。只騰了一根繩子；可是要是不碰到那全個身子睡在繩子上的戰士的身體，這根繩子實在是萬難割斷的。阿達拉便着手了；這戰士醒了一半，坐了起來。阿達拉站着不動，注視着他。這印地安人以爲看見了荒墟中的幽靈了；他便閉了眼睛，禱着他的馬尼都，從新睡了下去。繩子斷了，我站起身來；我跟着我的救星，她用弓的一端引着我，她自己拿着那一端。可是多少的危險圍着我們啊！有時我們險些兒碰着那些熟睡的蠻民；有時有個守卒盤問我們，而阿達拉却換了口音回對。孩子們啼哭起來，犬又吠了。我們剛出了恐怖的境地，立刻吼聲便撼動了樹林。營兵醒來，千把的火炬點起，人們看見蠻人們掌着火炬在四處奔跑；我們便加緊了我們的脚步。

「當晨光臨到阿巴刺錫上的時候，我們已經遠了。我是多少的歉慶啊，那時我又得在大野中伴着阿達拉，伴着阿達拉，我的救星，伴着阿達拉，那永遠傾心於我的人！我的口舌達不出我的言詞；我跪下來，我向西馬爾的女兒說：「世人真是不值什麼；而當神仙臨降他們的時候，他們便更一點也不值了。你是神仙，你已臨降到我，在你的面前，我竟不能說話。」阿達拉微笑着把我的手說：「我很應當跟隨你，既然你奔逃時少不了我。昨天夜裏，我用禮物賄賂了法師，我用火香油（註十五）灌醉了施刑人，我應當爲你冒生命的危險，既然你爲我而忘生。是啊，年輕的偶像崇拜者。」她用那使我害怕的聲氣加一句說，「犧牲是間不容髮的了。」

「阿達位將她所帶來的武器交給我；隨後她便想起了我的傷口。她用番瓜葉拭着我的傷口，她的眼淚濕了牠。我對她說，「那你所滴在我的傷口上的是香脂。」——「我怕這是毒藥呢，」她回答。她撕下了一塊胸前的布做第一個綑帶，用她的髮絲來縛住了。

「那在蠻民身上長久不消的醉意，在他們是一種的病，牠無疑地妨礙他們在起初

幾天中來追趕我們，就是他們隨後來搜尋我們，也當然是向西方去搜尋的。堅信着我們想到米失西比去；可是我們却取道向那在樹幹的苔上指示我們的靜星（註十六）進發。

「我們不久覺得我們還沒有完全脫離。如今廣漠將牠的無邊的大野舒展在我們前面。也沒有林間生活的經驗，迷了我們的正路，朝亂地走着，我們將到如何的地步呢？好幾次我疑看着阿達拉，記起了那洛拜司曾經教我讀過的悠古的夏甲的故事（註十七）這故事是在許多年前（那正是有人類以後還沒有活了橡樹三代的壽的時候）發生於別是巴曠野中的。

「阿達拉用第二層榛樹纖維爲我製了一件外衣，因爲我是差不多赤裸着。她用箭猪毛爲我做了一雙麝鼠皮的莫卡西納。（註十八）我便也留心她的服飾。有時我將我們在路上印地安人荒塚上採得的錦葵，編作一個花鬘，戴在她的頭上；有時將杜鵑的花紅果爲她穿幾個項圈；於是我便默默地看着她燦爛的嬌容，微微地笑着。

「當我們遇到河流的時候，我或是用木筏渡過去，或是游泳過去。阿達拉將一隻手

搭在我肩上，於是，像一雙行旅的天鵝一般地，我們渡過了這些幽寂的水流。

「在日間的大熱中，我們往往向柏樹的薜苔下去尋找個蔭蔽處。差不多一切弗勞里特的樹木，尤其是柏林和櫟樹，都披着一片白色的苔，從樹枝上起一直到地上。倘使在夜裏月光下，你看見了那在一片無垠的草野上的一株披着這種衣裳的孤獨的長青橡樹，你準會以為看見一個曳着長袍的幽靈。在白晝中景色也不減其明媚；因為大羣的蝴蝶，金色的蒼蠅，蜂雀，綠鸚鵡，青鴿，都前來停在這些薜苔上，於是便造成一片像歐洲的工匠繡上了鮮豔的蟲鳥的白羊毛氈子般的東西。」

「就在這「大智」所佈置的燦爛的逆旅中，我們在幽蔭中休息着。當涼風從天末吹來，飄搖那大柏樹的時候，當那建在樹枝上的空中華屋和羣鳥以及在他蔭下渴睡沉沉的旅人一齊搖蕩着的時候，當無數的嘆息從浮動的大廈的長廊和穹窿中逗出來的時候，那舊世界的奇蹟再也及不上這廣漠中的建築物。」

「每晚我們燒起一個大火，我們用樹皮在四個樁子上搭成一個旅行屋。假如我殺

了一隻野火雞，一隻野鴿子，或是一隻林中的雉雞，我們便將牠懸掛起來，在燃燒着的橡木，在豎在地上的長竿的梢頭，我們讓風息來轉動那獵品。我們喫着那名叫「岩腸」的薜苔，楓樹的甜味的樹皮，和那口味像桃子和波羅密的五月林檎。黑胡桃樹，楓樹，茱萸供我們酒漿。有時我到蘆葦中去尋找一種在延長作喇叭形的花中含着，一盅最清純的露水。的植物。我們感謝造物，牠在這腐澤之間，在那柔弱的花蒂上，盛上了這清泉，正如他將希望放在爲煩憂所腐蝕的心的深處，正如他將美德從人生的不幸的胸間湧出來一樣！

「啊啊！我不久便發覺了我爲阿達拉安靜的外貌所蒙住了。我們愈是前進，她愈憂愁了。她時常無端地戰慄着，又突然地轉過頭去。我瞥見她依在我身上將熱情的眼凝看着我。又帶着沉哀去凝看長天。那使我最驚恐的是一種祕密，一個深藏在她心底的思想：這是我從她眼波間隱隱地看出來的。她老是牽着我，又推開了我，激起了又摧殘了我的希望，當我以爲在她的心中稍稍前進了一點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仍舊在那原來的地點上了。她向我說了多次啊：「我年輕的愛人！我愛你像愛日間樹林中的幽蔭一般！你是像

有一切的花枝和一切的輕風的廣漠一樣地美好。假如我依向你，我就戰慄了；假如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好像我就要死去。那一天，當你息在我胸頭時，風兒將你的髮絲飄到我臉上，我以爲已感到那不可見的神靈的輕輕的撫摩。是啊，我曾經看見過奧高納山上的小山羊；我聽見過壓飽了歲月的人的談論；可是那稚鹿的溫柔和老人的智慧却都不及你的話語有趣，不及你的話語有力。唉，可憐的却克塔斯。我是永不會做你的新娘的！

「阿達拉的愛情和宗教的永遠的衝突，她的柔情底曼妙和她的品行的貞潔，她的性格的高傲和她的深切的同情心，她在一切大事中的靈魂的崇高，她在一切瑣事中的易感性，這些一切都使我覺得她是個不可了解的生物。阿達拉不自覺地給人一個很深的影響；她既富於熱情，也富有統治力；她是該當被崇拜或是被怨恨的。」

「忽忽地奔走了十五夜之後，我們進了阿樓干尼山脈中，我們到了流入奧納的德納司河的一道支流邊。依阿達拉的話，我使用松樹根將樹皮穿縫好了，然後用梅樹膠塗上去，這樣造成了一隻小船。隨後我便和阿達拉上了船，順河流而去。」

「斯蒂高艾的印地安村莊，以及牠的金字塔式的墳墓與頹敗的小屋，在我們的左方一個地角的曲處表現出來；我們離了我們右方的，以築於同名的山陽的姚核茅舍的遠景爲限的開鳥谷。那飄引着我們的江水奔流在絕壁之間，絕壁盡處，現出一片殘陽。這些沉沉的寂寞，絕不爲人跡的來臨而攪亂，我們只看見一個印地安的獵人，倚着他的長弓，寂定地立在山岩的頂上，好像是高聳在山間的，這廣漠的神靈的石像一樣。

「阿達拉和我與這個景狀一同守着沉默。忽然地，那飄流的少女在空氣中發出了一片充滿了情感和鬱怨的音調；她唱着她的絕國之歌：

「幸福的只有那些不曾見過異國的佳節的火焰，而常伴坐在他們的長叢的歡筵間的人們」

「假如米失西比的青鸚向弗勞里特的無雙鳥說你爲甚這樣地悲鳴？這裏你不是有美麗的水流和美麗的幽蔭，和那像在你林中一樣的各種的草場嗎？——是啊，

那無雙鳥怯生生地說，可是我的巢是在素馨花間的；誰會將牠帶來給我呢？還有我那草野上的太陽，你可有嗎？

「幸福的只有那些不曾見過異國的佳節的火焰，而常伴坐在他們的長輩的歡筵間的人們！」

「在勞瘁的征旅之後，旅人舒適地坐下。他默看着他周圍的人家；這旅人却沒個安身之處。這旅人敲那茅舍的門，他將長弓放在門邊，他請求寄寓；主人做了做手勢；旅人便收拾起長弓，又回向廣漠中去！」

「幸福的只有那些不曾見過異國的佳節的火焰，而常伴坐在他們的長輩的歡筵間的人們！」

「在火爐邊講述的神奇的故事啊，柔和的真情的流露啊，生命必需的愛戀的悠長的習慣啊，你們已充滿在那些沒有離家的人們的生涯中了！他們的坟墓是在他們的家鄉，和那殘陽，那朋友的淚珠，那宗教的快樂在一起。」

「幸福的只有那些不會見過異國的佳節的火焰，而常伴坐在他們的長輩的歡筵間的人們」

「阿達拉如此地唱着。除了我們的小船在波上輕輕的欸乃聲外，什麼都不來打斷她的怨歌。只是在兩三處地方，這怨歌爲微弱的回音所收去，又用一種更微弱的第二個回音重訴出來，又聳到個第三個更微弱的回音：別人會相信這是從前的一隻和我們一樣地不幸的，爲這動人的妙曲所感動的情人的幽靈，在山間自得地吐出那裊裊的餘音。

「那時那寂寞，那與愛人的不斷的晤對，甚至我們的不幸，在每一刻間加深了我們的愛情。阿達拉的力量漸漸地要棄她而去，而那打着她的身軀的熱情，也正要戰勝了她的德行了。阿達拉不停地祈禱着她的母親，帶着一副想慰解她的母親的觸怒的幽魂的樣子。有時候她問我可曾聽見一種怨語的聲音，可曾看見那從地下冒出來的火焰。至於我，我是疲倦極了，然而總熾着希望，想着我是差不多已經迷失在林中不能重返。不知多

少次我預備將我的新婦擁在臂間，不知多少次我向她提議在這河岸上築一椽茅屋，在那裏一同隱居。可是她總是阻攔着我：「你想啊。」她對我說，「我的年輕的朋友，一個戰士是應當爲國盡力的。一個女子和你所應當盡的責任比較起來值得什麼呢？振作勇氣啊，烏達利西的兒子，不要怨你的定命。一個男子的心就像江裏的海綿一樣。有時在晴朗的天氣中吸着清流；有時在天把水弄濁時，便澎湃着泥濘的水。那海綿可有權利這樣說；我從前以爲會永沒有風暴，太陽也會永不炎熱了。」

「哦，核耐啊！假如你怕那心頭的煩惱，你就莫信托寂寥：大的熱情都是寂寥的；將那些熱情帶到廣漠中，就是將牠們送回牠們的王國。爲憂煩和恐懼所壓迫，冒着爲在印地安仇人所擒，爲水流所淹沒，爲蛇所啄，爲獸所吞的危險，困難地去找一點活料，又不知道走向那一方法；待到一樁意外事來做最高點的時候，我們的不幸似乎不能再生出來了。」

「那時是自從我們從部落出發以來的第二十七次太陽：「火月」(註十九)已開始運行了，一切都顯出暴風雨的預兆。將近印地安的貴婦人將耕杖繫在冬青枝上，鸚鵡藏

入柏樹的洞中的時候，天空便湧上雲來。荒野上的音韻都消歇下去，廣漠是靜靜的，樹林都悄然不動。不久那遠遠的雷聲，曳引到這些比世界還古的樹林間，趕出一種極高的聲音來。只恐怕淹沒了，我們便趕快到河岸上，去藏在一個樹林中。

「那個地方是一片隲澤。我們在土茯苓的穹窿下，在葡萄根，靛藍，蛾眉豆，和像繩子一般地絆住我們的脚的蔓草間困苦地走着。酥土在我們四周露着，而且在每刻中，我們都差不多要陷到沼澤中去。無數的昆蟲，和極大的蝙蝠蒙蔽住我們；響尾蛇到處作響；還有那些剛躲避在這地方的狼，熊，猿，和乳虎，用牠們的呼號聲滿佈在這個地方。」

「那時幽暗加重了；低雲進了樹蔭，雲片飄散，閃電畫了一個迅速的火光的菱形。一陣從西方起來的疾風，將雲片堆疊起來；樹林傾折下去；天不斷地開朗，從牠的隙裂間可以看出那新的天和活潑的田野。多麼驚奇，多麼明麗的景色啊！雷霆擊了樹林，大火延燒開來像一束火焰的頭髮；火花和煙的柱頭把那吐出雷霆到這浩漫的火災中的雲片都包圍住了。這時「大智」用深厚的黑暗遮掩了羣山；在這洪大的混沌之間起了一種風

喧聲，樹號聲，猛獸的吼聲，大火的暮營聲，和不絕的鳴雷入水之聲混雜的哀呼聲。

「大智」是知道的！在這時候我只看見阿達拉，我只想著阿達拉。在一株楓樹傾斜的樹幹下，我找到一個躲避大雨的地方。我自己坐在樹下，將我的愛人安置在我的膝上，用我的手暖著她的跳露的腳，我是比那新婦第一次感到自己胸間的果子的顫動都歡樂。

「我們諦聽著暴風雨的聲音；忽然間我覺得阿達拉的一滴淚珠滴在我胸頭：「心頭的暴風雨啊，」我喊着，「這可是你的一滴雨點嗎？」於是，將我所愛的人緊緊地抱住：「阿達拉，」我向她說，「你有件事瞞著我。向我坦露你的心懷啊，哦，我的美人，因為向一個朋友顯示我們的靈魂，是一件多少好的事啊！將你那固執着不說出來的悲哀的另外一個祕密講給我聽。啊，我知道了，你悲哭著你的家鄉。」她立刻說：「人類中的孩子，我如何會悲哭我的家鄉呢，既然我的父親不是那櫻樹之邦的人？」——「什麼！」我很喫驚地說，「你的父親不是櫻樹之邦的人，那麼生你的又是什麼人呢？告訴我啊。」阿達拉便說

了這些話：

「在我母親帶了三十匹牝馬，二十頭水牛，一百杓椰子油，五十張海鯉皮以及其他許多財富嫁與西馬剛之前，她結識了一個白種人。然而我母親的母親却將水灑在她臉上，逼着她去嫁了那個顯貴的，儼然是一個國王，又爲人民像神明一樣地尊敬的西馬剛。可是我母親向她的新郎說：「我已有了，你殺死我罷。」西馬剛回答她說：「『大智』爲我免了一樁如此大的罪過罷！我決不來傷害你，我也不來割你的鼻子，也不來割你的耳朵，因爲你是忠實的，你也沒有欺騙了你的丈夫。你的腹中的果子就算是我的果子，而我只將在稻田之鳥去後，當第十三個月亮臨照的時候來見你。」在那個時候，我便從我母親的腹中降生下來，驕傲得像西班牙女子和蠻女一樣。我的母親將我歸了基督教，這樣使得她的上帝和我的生父的上帝也做了我的上帝。隨後愛情的痛苦便來找她了，她便走進了那世人永不會出來的獸皮裝飾的窖。」

「這就是阿達拉的往史。「那麼你的父親是那個呢，可憐的孤女？」我向她說：「在

世上人們如何稱呼他，而在諸聖名中他又叫甚麼名字呢？」——「我從來沒有洗過我父親的腳。」阿達拉說，「我只知道他和他的姊姊住在聖奧格斯丹，和他是永遠忠於我母親的；在諸聖名他叫腓里追，而世人稱他爲洛拜司。」

「聽了這話，我高喊了一聲，這聲音震蕩在整個的大野中；我歡狂的聲音混和到暴風雨之聲中去。將阿達拉擁在我心頭，我嗚咽地說：『我的妹妹！哦，洛拜司的女兒！我的恩人的女兒！』阿達拉喫了一驚，問我的騷動是因何而起的；可是當她知道在聖奧格斯丹認我作義子的寬大的主人就是洛拜司，和我因爲要自由而脫離他的時候，她自己也爲昏昧和狂歡所奪了。」

「這種友愛在我們心中是太大了，牠前來加到我們的身上，又將牠的愛與我們的愛結合。從此以後，阿達拉的心頭的交戰將成爲無用的了！我所覺得的，她將手按在胸前，做出一種非常的動作也是徒然的了；我已經擁住她，我已經醉着她的呼吸，我已經飲了在她唇中一切愛情的魔力了。兩眼凝望着長天，在電光之中，我將我的新娘抱在臂間，對

着永恆。你這適配我們的患難和我們的戀愛的偉大的婚儀啊！你這像我們的合歡床的錦帳和帳頂似地飄動着你們的蔓草和穹蓋的莊嚴的樹林啊，你這做我們的花燭的燒着的松樹啊，你這泛濫的江河啊，你這呼號的羣山啊，你這可怕而又絕世的大自然啊，你們難道只是一種預備着欺騙我們的排場，你們難道不能將一個人的歡慶在你們的神祕的恐怖中藏匿一會嗎？

「阿達拉已不很推拒了。我剛接觸到那幸福的時光的時候，忽然一道閃電，接着一個霹靂，劃開了層層的幽暗，在樹林中佈滿了硫磺和光亮，又在我們足跟前打倒了一棵樹。我們逃了。驚異的事啊！……在繼續下去的沉寂中，我們聽到了一片鐘聲！我們兩個驚住了，我們諦聽着在廣漠中是如此奇異的聲音。即刻有一隻狗在遠處吠起來；牠走近來，牠加倍牠的吠聲，牠歡吠到我們跟前：一位老修隱人提着一張燈籠，跟着牠穿過了樹林的幽暗。」謝天謝地！當他一望見我們，他立刻就這樣喊出來：「我找你們找得長久了！我們的狗在暴風雨開始的時候就嗅到了你們，牠便引我到這裏來。天啊！他們是多麼年

輕！可憐的孩子！他們準已喫了多少的苦了！我們去罷！我已帶了一張熊皮來，這是給這位年青的女子的；這是我們葫蘆中的一點酒。願上帝一切的偉業都爲世人稱頌！他的慈悲是廣大的，他的恩惠是無限的！」

「阿達拉倒在教士脚下：「祈禱的首領，」她向他說，「我是一個基督教徒；你是天遣來救我的。」——「我的女孩子，」修隱人扶她起來說，「我們照常在夜裏或是暴風雨時打起教會裏的鐘來招異鄉人，並且仿着我們在阿爾追和利旁的兄弟們的樣子，我們教狗學會了偵察出迷路的旅人。」至於我，我不甚瞭解這修隱人；這種仁愛在我看來是如此地超過人類，使我還以爲是做了一場夢。在教士提着的燈籠的微光中，我隱隱地看見他的鬚鬚和頭髮都爲雨水所溼；他的脚，他的手和他的臉都被荆棘刺出血來。「長者啊，」最後我喊道，「你有的是一顆什麼心啊，你不怕爲雷所擊？」——「拍！這種雷帶着一種熱忱說：「當有人類於危險而我對於他們有用的時候懼怕那就是個耶穌基督！雷極不勝任的僕人了！」——「但是你可知道，」我對他說，「我不是個基督教徒？」

——「青年人，」那修隱人回答，「我可會問起過你的宗教嗎？耶穌基督沒有說過：我的血只洗滌這種人，却不是那種人。他是爲猶太人和異教人而死的，而他在一切人羣中只看見兄弟和不幸人。我在這裏爲你們所做的實在是一樁極小極小的事，而且在別處你們也會找到別的幫助；但是這種助人的榮譽却不是司鐸們所應受的。我們是什麼，力薄的修隱人，可不是神明所造的一個粗糙的器具嗎？<sup>？</sup>呢！可有一個戰士，當他的主將，手裏捧着十字架，額上加着荆棘冠，在他前面走着去救人類的時候，會懼怯引退的嗎？」

「這幾句話奪了我的心，那崇敬和溫愛的眼淚從我的眼中滴下來。」我親愛的孩子們，「這教士說，「我在這林子裏管治着一小羣你們的未開化的兄弟們。我的洞在山中離這裏不遠；到我那裏去取煖罷，你們在那邊雖然找不到生命的逸樂，可是總能得到一個寄身之處，而且這點也還應當感謝上帝，因爲有許多人還得不到。」

註一：五月。（作者原註。）

註二：七十三歲。（作者原註。）

註三：十七歲。

註四：戰神。（作者原註）

註五：冥土。（作者原註）

註六：美國最古的城名，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人曾居之。

註七：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像。

註八：意爲和平鎮，見沙多勃易益的北美旅行。

註九：變人的樂器。（作者原註）

註十：斧鉞。（作者原註）

註十一：和平的象徵。

註十二：戰爭的象徵。

註十三：世界人畜的創造者。

註十四：等於奧爾弗斯和葛里第斯的故事，見沃維提烏思的變形記。

註十五：燒酒。（作者原註）

註十六：沙多勃易益在他的北美旅行上說：「在白天，土人們用不到指南針；在莽原中，那草端傾向南方。」

的草，在林中，寄生在樹幹上的向北的蘚苔指示他們南北的方向。」靜星就是北極星。

註十七：見賽約創世記第十六章第十六節和二十一節。

註十八：印地安人的鞋子。（作者原註）

註十九：七月。（作者原註）

## 農 人

「有些義人，他門的心境是平靜得除非你也分受到那他所從心懷中和談話間吐出來的和平不能接近他們。這遁世者說着話，我覺得熱情也跟着漸漸地在我胸頭平靜下去，就是那天上的暴風雨也隨着他的聲音遠去了。雲片不久已飄散得使我們可以離開我們的藏身處了。我們出了樹林，便開始攀登一座高山。那隻狗在我們之前含着那張已熄滅的燈籠的柄子。我攙着阿達拉的手，我們跟隨那教士走去。他時常回過頭來看我們，含着憐惜的神情默看着我們的不幸和我們的青春。一本書是掛在他頭上；他扶着一

枝白杖他的身材是高大的，他的面色慘白而又瘦削，他的面相單純而又誠懇。他沒有那種生而無情的人的死寂忘情的容顏；你可以看得出他曾經度過不幸的生涯過來，而他額上的繃紋顯露出那爲道德，上帝的愛和人類的愛所醫治好的美麗的傷痕。他站着不動和我們說話的時候，他的長髯，他端正地垂下的眼睛，他語音的可愛的音節，一切在他身上都表現出平靜和卓絕來。誰像我一般地看見過奧勃易神甫挾經扶杖獨行在廣漠中，誰就會有一個在世上基督教旅人的真正的觀念。

「走了半小時的危險的山徑後，我們來到了教士的洞邊。我們披拂着那被大雨從岩石上打下來的溼透的長春藤和冬瓜蔓進了洞。在那個地方只有一張番瓜樹葉的席子，一個汲水的葫蘆，幾個木製的器皿，一柄鋤頭，一條馴蛇，和放在一塊作桌子用的石上的一個苦像和一本聖經。」

「那老人忙用枯乾的蔓草點着了火，他將玉蜀黍用石頭搗碎，做了一個餈餈，將牠放在灰下面煨炙起來。當在餈餈被火炙成黃金色的時候，他將牠熱騰騰地給了我們，還

加上一碗楓木的核漿，薄暮將晴爽帶來時，那「大智」的使者邀我們到洞口去坐坐，我們跟他到那地方；那地方可以臨視一片無際的景色。暴風雨的餘勢零亂地投到東方去了；那林中被雷霆所摧燒的火焰遠遠地在光耀着；在山腳下一個松林整個地傾覆在泥濘中，那河流夾流着爛泥，樹幹，野獸的屍體和死魚，人們可以看見那銀色的魚腹飄流在水面上。

「就是在那個風光裏，阿達拉把我們的往事講給那山中的大神明聽。他的心似乎受了感觸，而眼淚便滴在他的鬚上；「我的孩子，」他對阿達拉說，「你應當將你的痛苦獻給上帝，爲了他那已使你做了如此許多的事的光榮，他將拿安息來償還你。你看那些燒着的樹林，那些涸着的瀑布，那些消散着的雲：你難道以爲那能夠平息這樣的大風雨的上帝，會不能安定人心間的煩亂嗎？假如你沒有再好一點的安身處，我親愛的女孩子，我就在我所管領的教徒間給你一個位置。我將開導却克塔斯，而我又使他做你的丈夫，當他配做的時候。」

「聽了這些話，我流着歡樂的眼淚，跪倒在那修隱人的足下；可是阿達拉却變成死一樣地慘白了。那老人和藹地扶我起來，於是我看見了他那雙殘缺的手。阿達拉立刻了解了她的不幸。「野蠻的人啊！」她喊着。

「我的女孩子，」這神父含着溫柔的微笑說，「這個與我聖主所受的苦難比起來算什麼呢？印地安的偶像崇拜者雖然使我受了苦，但是現在上帝將使那些可憐的盲人重見光明了。越是他們多加我痛苦，我越是深切地愛他們。我不能停留在我的故國中，那裏我曾經回去過，那裏有個有名的王后曾經給過我一個要細看我使徒之職的無聊的證據的光榮。從我們宗教的首領（註一）那裏得到一個用我的殘缺的手去獻神聖的犧牲，是我能從我的工作接受到的無上的光榮的賞賜啊！在得到如此的一個光榮後，我便鞠躬盡瘁地去稱我的職務了：我回到新世界來消盡我的餘生爲我的上帝服役，我在這大野中快有三十年了，明天將是我居住這岩穴以來的第二十二年。當我來到此地的時候，此地祇有幾家游民，他們的風俗是殘暴的，而他們的生涯是很壞的。我將和平的

難辭講給他們聽，於是他們的風俗便漸漸地柔和了。他們現在羣居在這座山下。我勉力地一面將永恆的幸福之路指示給他們，一面把人生技術的初步教他們，却不教到很深，使這些良民安處於一種有福的單純中。至於我，怕爲了我的露面使他們拘束，我便隱居在這洞中，而他們却跑來請教我。便是在此地，遠離了人羣，我在大野的偉大中膜拜着上帝，又準備着我那高年所啓示給我的死亡。」

「說完了這些話，修隱人便跪下來，我們也依他的樣做。他高聲祈禱起來，阿達拉從旁和應。那些靜默的電光還在東方飄閃着，在西方的雲上似乎有三個太陽一齊閃耀着。有幾隻被大風雨打散的狐狸，在絕壁間伸長了牠們黝黑的頭；那被晚風吹乾的草木，豎直了全盤垂倒的枝幹，飄出蕭蕭之聲來。」

「我們回到洞中，在那裏，那修隱的人用柏苔爲阿達拉鋪了一張臥榻。一種深深的憔悴在那處女的眼波中，舉止中流露出來；她凝看着奧勃易神甫，好像要向他傾吐出一件祕密來；可是又好像有些東西阻住了她；這或許因爲是我在眼前，或許是怕羞，或許是

怕說了也無濟於事。我聽她在夜半中走了起來，她去找修隱人，可是他在爲她鋪了臥榻後，已到山峯上默看那長天的美和祈禱上帝去了。第二天他對我說的，這差不多是他的習慣，即使是在冬天，也愛看那搖曳着落葉之梢的樹林和飄浮在天空上的雲片，愛聽那在寂靜中琤琮着的風聲泉韻。我的妹妹因此不得不回到她的床上去睡了。啊啊！我在滿腔的希望裏，我在阿達拉的怯弱中所看出的只是些疲倦的偶然的徵象而已！

「第二天，我在棲在洞周圍的槐樹和桂樹上的紅羽鳥和學舌鳥的歌聲中醒了。我去採了一枝飲着清晨的淚珠的木蘭花，簪在那睡沉沉的阿達拉的頭上。我希望接像我家鄉的宗教所說似地，那在哺乳間死了的嬰孩的靈魂，會隨着一滴露水落在花上，還希望一個好夢會將這靈魂帶到我未來的新婦的懷中。隨後我去找我的主人；我看見他正把長袍捲起塞在袋中，手中拿着一串念珠，在一棵老死的松樹上坐着等我。他邀我和他同到教會中去，那時阿達拉還睡着。我答應了他，我們便立刻上路。

「下山時，我看見在些橡樹上好像有神仙們寫了些奇異的字樣。那修隱人對我說

那是他自己寫的，是一個古詩人名叫荷馬的詩章，和一個更古的詩人名叫所羅門的「些格言」。在這時代的智慧，這苔痕侵剝的詩章，這刻詩的修隱人，和這用來作他的書本的古橡之間，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祕的和諧。

「他的名字，他的年歲，教會創立的日期，亦刻在一枝在那些樹根下的草野的蘆葦上。我對於那最後的那個紀念物的脆弱十分驚訝：「牠可比我還長壽呢，」那神甫回答我，「并且還老是會比我所會行的小善更有價值。」

「從那裏我們到了谷口，在那裏正看見了一種神奇的工程：是一個天然的橋梁，正如那個你或許聽人家說起過的維吉尼的石梁一樣。世人們，我的孩子，尤其是你的同國人，時常模仿大自然，而他們所仿造的總是小的；可是當大自然有模仿人工的樣子給世人來做模範的時候，便不是那個樣子了。那時牠將橋梁從第一個山峯拋到第二個山峯上，將道路懸駕在雲中，將水流出來作運河，彫山作石柱，掘海作水池。

「我們在這座橋的整塊的橋涵下走過，我們來到了另一個奇蹟前：那是印地安教

會的公墓，或者稱爲「死林。」奧勃易神甫已答應他的新進的教徒依他們自己的樣子葬他們的死者，又保留死者的蠻名在他們的墓地上；他只樹一個十字架在這地方以尊聖禮。土地已像教會公田一般地按照人家的數目劃分了多少部份，每份都有自己的樹林，各隨植樹者的愛好而異。溪流靜靜地蜿蜒流過這樹林；這條溪水他們稱之爲「和平溪。」這娛目的靈魂的安藏處，在東邊以一座橋梁爲界，就是我們剛才從牠下面走過的那座，兩座丘陵做北方和南方的界限；只有在西邊是開通的，那邊高聳着一座松林。那些紅的，有綠色的雲石花紋的樹幹，無枝無榫地直矗到樹梢，像是些高柱子，造成了這死者的寺院的列柱；在那裏一種宗教的聲音統治着，好像那在教堂的圓頂下的大風琴的高聲震一般；可是當你踏進那神殿的時候，除了那在開着一個永恆的勝會來紀念死者的高鳥兒的頌歌聲外，便一點也聽不到什麼。

「出了這座樹林，我們便發現了教會的村莊；牠是坐落在一個湖邊，在一片萬花披離的草野中。我們由那條圍合着那在靠近那些劃分甘塔苟和弗勞里特的山旁的許多

古道的木蘭和櫟樹蔭成的一條林蔭路達到村莊。當那些印地安人一看見他們的教士的時候，他們立刻放棄了他們的工作，奔跑到他面前來。有的吻着他的袍子，有的扶持着他。婦人們也將她們的小孩子高舉起來，使他們看看那溢出眼淚的耶穌基督的人。他對走對問着村莊的近事；他勸告了這個，又和緩地譴責了那個；他談着要收割的田，要教育的孩子，要安慰的痛苦；他還將上帝夾在他的談論中。

「這樣伴護着，我們來到路邊一個大十字架下。那裏就是上帝的使者常常做彌撒的地方。」我親愛的新進的教徒們，」他回向羣衆說，如今有一雙兄妹來到你們這裏；而且，幸福極了，我看出神明的造物昨天沒有降災於你們的收成；這就是兩個要感謝的大理由。我們把神聖的祭祀獻上去啊，並且各人都要對於這事懷着一種深深的虔心，一種熱心的信仰！一種無限的恩感。和一種卑屈的心懷。」

「那神聖的教士立刻穿上一襲桑樹的纖維做的白僧衣；聖器便從十字架下的一個聖櫥中取了出來。聖壇在岩石上鋪起，水從鄰泉中汲來，一串野葡萄做祭祀的酒。我們

大家都在深草間跪下，彌撒便開始了。

「那正從山背後顯露出來的晨光，把東方照得通紅。在大野中一切都是黃金色和玫瑰色的。由多少的光輝作先驅的星球，最後從光淵中出來了，他的第一道光綫射在教士正在那時托在空中的聖餅上。哦，宗教的美啊！哦，基督教儀的壯麗啊！一個老修隱人作獻祭者，一片岩石作祭壇，一片廣漠作教堂，一羣野蠻無知的人作聽衆！不啊，當我們俯伏着的時候，我一點不疑心這不可思議的奇蹟會不實現！上帝會不降臨到地上，因為我已覺得他降到我心間了。」

「在這個在我只缺少一個阿達拉的獻祭後，我們來到了村莊上。那裏安排着社會生涯和大自然生涯的最動人的混合：在悠古的廣漠的柏林的角上，可以發現一片新田；麥田在倒下的橡樹的幹上翻着金浪，一夏的麥草更替了三世紀的樹木。我們到處看見着火的樹林在室中噴出大煙來，而耕犁慢慢地，在牠們的殘根間行動着。許多量地的人帶着長的測量鏈去測地；公正人劃定各人的產業；鳥兒讓開了牠的巢，猛獸的巢穴變遷

成一個小屋，人們聽到冶爐的吼聲，而斧斤最後一次便回聲怒號着，那回聲和給牠以安寐的樹林一同消歇。

「我歡樂地徘徊在這幅爲阿達拉的想像，和我用來哄我的心的幸福之夢所柔化的畫圖中。我驚嘆着基督教義在野蠻生涯中的勝利；我看見印地安人隨着宗教之音而開化了；我參與這人和地的原始的婚媾；由這大婚約，人將他血汗的嗣產遺給地；而地又忠誠地承擔着人的收成，子孫，和骨殖以相答。

「當時有一個人將一個孩子呈於教士，他便在素馨花間，清泉之畔給孩子受了洗禮；又有一具棺木在遊戲和工作之間，擡向死林去。一雙夫婦在一株橡樹下受結婚降福禮，我們隨後來到廣漠之旁爲他們成了家。教士走在我們前面，到處祝福着岩石，樹林和井泉，照聖經上所說的一樣，上帝祝福着荒地給亞當作遺產。這個行列攙雜了畜羣，跟隨他們的可敬的首領從這岩石到那個岩石，向我感動了的心呈出一種當桑姆和他的子孫們跟着那走在他前面的太陽，穿度那不知名的世界前進時的，原始的家族移居的情

景。

「我要知道那神聖的修隱人如何管理他的孩子們；他便很和氣地回答我：「我一點也不給他們法律，我只教他們相親相愛着，祈求着上帝，又希望着一種更好的生涯；世界的一切的法律都在其中了。你可以看見村莊的中央的比別的更大一些的那所屋子；那便是在雨季時作教堂用的。在那裏，人們早上和晚間聚集起來讚美上帝，而當我不到的時候，便有一個老年人來做禱告，因為老年，正如母性一樣，也是司祭的一種。隨後人們將去耕作；而且地產之所以要分定，便爲要使每個人能夠學習社會經濟，收成也收藏在一個公倉中，以作維持友愛的賑濟之用。四個老人平均分配那耕作的所得。再加上宗教的禮節，許多的聖歌，那我在那裏做彌撒過的十字架，那我晴天在下面說教的小榆樹，那靠近我們的麥田的墳墓，那我曾經浸小孩子們和這新培達尼的聖約翰們的河流，你會有一個耶穌基督的王國的完整的觀念。」

「這修隱人的話使我心醉，我便感到這鞏固而勤勉的生活的崇高，遠在那飄泊而

閒懶的野蠻的生活之上。

『啊！核耐！我一點也不怨造物，可是我承認一回憶起那聖教的社會，我便感到那長恨的苦痛。只要一閒築在河岸上的小屋，和阿達拉一起生活着，我的生涯早就會很幸福的了！那裏我結束了我一切的行程；那裏，和一個嬌妻，不爲人類所知，將我的幸福深藏在森林的深處，我早就會像那廣漠間無名的河流一般地逝去了。然而我不能得到那個當時我所希望着的和平，却在那樣的煩惱中生活下去！永遠爲命運的玩物，碎傷在一切的海岸上，長久地遠戍在他鄉，而在回鄉時又只看見小屋已荒頽，朋友已入墓，這就是克塔斯的命運。』

註：天主教。

## 戲劇

『我的幸福的夢是如此地活躍，但只有短短的時間，而夢醒便在修隱人的洞中等

待着我了。當日中間洞的時候，沒有看見阿達拉跑來迎我們，我是十分驚異。我不知道被一個什麼突然的恐怖所攫住了。走近洞口的時候，我不敢喊叫洛拜司的女兒；我的想像也是一樣地怕着那答應我的呼喊的聲音或是寂靜。更怕那統治在岩口的幽夜，我對教士說：「你這蒼天陪伴着你又使你氣壯的人，穿進這幽暗中去啊！」

「在熱情統治下的人是多麼地微弱啊！信托上帝的人是多麼地剛強啊！在這爲六十年歲月所磨折的宗教的心中，有比我的青春的熱心中所有的更多的勇氣。那和平的人進了洞，我留在外面，充滿着恐怖。不久一種像咽怨的微音從岩石深處出來刺入我耳中。大喊了一聲，又重鼓起勇氣，我衝進洞中的幽夜去……我的父母之靈啊，那刺入我眼簾的景像是只有你們知道的！」

「那修隱人已燒起了一支松炬，他用戰顫的手將牠高高地擎在阿達拉的榻上。這嬌麗又年輕的女郎，撐着肘稍稍地彎起了身子，顯出慘白又亂髮的樣子。那疲汗在她的額上晶耀着；她的將殘熄的眼光還試想着向我表示愛情，而她的口兒也試想着微笑。好

像爲雷所擊一般地，定着眼睛，張着臂膊，開着口，我不動的站着。一個深深的沉靜在這場慘幕的三個人物中統治了一會。那修隱人第一個破了這沉寂，「這個，」他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疲勞的熱病；而且，假如我們聽天由命，上帝會可憐我們的。」

「聽了這些話，那中止的血重復在我心中循環了，而且帶着蠻人的易變性，我忽然從過度的恐怖來到了過度的安心中。可是阿達拉不使我在這情形中很長久。哀哀地擺動着頭，她招呼我們走近到她的榻前去。

「我的神父，」她用一種微弱下去的聲音向修隱人說，「我已接近死的時候了。哦，却克搭斯！聽了我那爲要不使你太苦痛和爲了順從我的母親而瞞着你的淒慘的隱祕，你不要太失望啊，請不要將那會催促我要生活的無幾的時間的悲哀的表情來打斷我的話。我有許多的話要講，而且因爲我的漸漸消寂的心的跳躍……因爲不知一種什麼使我心胸難以舉起的冰冷的重擔……我覺得我是不能太迫切的。」

「寂靜了一會後，阿達拉便繼續下去這樣說：

「我悲哀的定命差不多是在我入世以前就開始的了。我的母親在患難中懷了我的胎，我疲乏了她的懷胎，她受了極大的痛苦才生我下來。她對於我的生命已失望了。爲了救我的生命，我的母親許了一個願心：她向神后（註一）許願，假如我能不死，我便將我的處女的貞潔獻奉於她……這催我就慕的不幸的願心啊！」

「我十六歲上死了母親。在彌留之際，她喊我到她床邊。『我的女兒，』對着一個安慰她最後一刻的教士，她向我說，『我的女兒，你是知道我那爲你許下的心願的。你可願意違背你的母親嗎？哦，我的阿達拉！我將你遺在一個不配容基督教徒的世界中，在那些偶像崇拜者之間，他們褻瀆你的和我的父親的上帝，那給你以生命後又用一種靈蹟來保你的命的上帝。呸！我親愛的孩子，接受貞女的面幕，你只要拋了家庭生活的愛心和擾你母親的心胸的不幸的熱情就是了！來啊，我的愛者，來啊，你向那拿在這神聖的神父和你垂死的母親的手間的救主之母的聖像宣誓，說在上帝面前你將永不背叛我罷。你想啊，我是爲救你的命而許願的，假如你不還我的願心，你會將你母親的靈魂沒入永劫中。』

「哦，我的母親！你以前爲什麼要這樣說啊？你使我痛苦，同時又使我幸福的，你毀滅我，同時又安慰我的宗教啊！而你，你這一直摧燒我到死底臂間的熱情底親愛又憂傷的對象啊，你如今看出了，哦，却克塔斯，那造成我們的不幸的原因了！……流着眼淚又投到母親的懷間，我便答應了一切她要我答應下來的。教士向我宣誦了慎重之言，又給了我那永與我相繫的聖肩衣。我的母親恐嚇着我假如我一背了我的誓約，就要受她的詛咒；而且，在叮囑了我一個對於外教人——我的宗教的褻瀆者——的不可犯的祕密後，她便抱着我死去了。」

「我起初還不知道我的誓言的危險。充滿了熱忱，又充滿了信仰心，驕傲着流在我脈間的西班牙的血，我在我的周圍只看見那些不配娶我的人；我歡慶着除了我母親的上帝外，我是沒有別的丈夫的。我看見了你，年輕又美貌的囚虜，我感觸你的命運，我敢在林中火刑場上和你談話；那時我才感到我的願心的一切的重疊。」

「阿達拉說完了這些話後，我握着拳，帶着威嚇的神色注視着教士，喊道：「這就是

「你向我矜誇的宗教啊！毀滅了罷，這奪去我的阿達拉的誓言毀滅了罷，那違反自然的上帝！帝教士，你到這林中來幹什麼的？」

「——來救你，」老人大聲地說，「來馴服你的熱情，褻瀆神明的人啊，來阻止你將天怒引到你身上！青年人啊，一達到世間即刻就哀訴着自己的痛苦的，正就是你這種人啊！你的受苦的痕跡在那裏？你受的委屈在那裏？你的惟一能許你怨恨的德行在那裏？你服過什麼？你行過什麼善？既可憐的！你只將熱情呈給我，你却敢誹謗上蒼！當你像奧勃易神父一樣地在山上過了三十年隱遁生涯之後，你便不會這般魯莽地來斷定造物者的意志；那時你將領悟到你什麼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也不值，你也將領悟到那我們的有罪的肉體所不堪受的重罰和可怕的痛苦，是一件也沒有。」

「從那老人眼中射出來的光芒，他那拍着胸膛的長鬚，他的震怒的語言，將他活活地變成個上帝。我爲他的威儀所壓，便跪倒在他身旁，求他恕我的激怒。「我的孩子，」他用這樣柔和到使悔恨進了我的靈魂的聲音回答我：「我的孩子，我譴責你不是爲了我

自己，啊啊！你說得不錯，我的孩子：我來到樹林中幹下極少的事，而上帝也沒有更比我不勝任的僕役了。可是，我的孩子，那個天，那個天，即是永不該誹謗的！假如我得罪了你，我請你原諒；可是我們且聽，你妹妹說話罷。或許還有救藥，我們不要失望。却克塔斯，那造成一種希望的美德的宗教纔是一個神明的宗教！」

「——我年輕的朋友，」阿達拉接下去說，「你是我的苦戰的證人，然而你只看見那最小的一部份；其餘的我已瞞過了。不啊，那將汗珠灌溉着炙熱的弗勞里特的沙土的黑奴，比那時的阿達拉還幸福些。我始終勸你逃走，可是很知道假如你一離開我，我要死的；和你一同逃到廣漠中去這事是很可怕的，可是總希望着和你一同棲息在樹蔭下……啊！因此我想就是離開我的親屬，朋友，家鄉；甚至（可怕的思想啊！）失去了我的靈魂也沒有關係的了！……可是你的影子，哦，我的母親啊！你的影子永遠地在那裏，在將她的痛苦湊近我？我聽到你的呻吟，我看見地獄的火焰燒着你。我的夜間是乾燥又充滿了鬼魅的，我的日間是憂傷的；晚間的露水滴上我炙熱的皮膚上便乾了；我在微風中張

開我的嘴唇，可是那微風不但不將清涼帶來給我，却點着了我的呼吸的火燃燒起來，不停地看見你在我身邊，遠離了人羣，在深深的大野中，又感到在你我之間有一重不可見的隔膜，那是多麼的痛苦啊！在你腳邊過我的生涯，像奴婢一般地服侍你，在世界無人知道的一角爲你燒飯爲你鋪床，這在我已是無上的幸福了；這個幸福我已接觸到，可是我却不能享受牠。那一個策劃我沒有幻想過啊！那一個夢想沒有從一個如此憂愁的心中出來過啊！有時我凝看着你，我簡直將要造成一種又愚魯又罪惡的冀願：有時我會願和你做那世界上僅有的生物，有時當我覺得一個神明在我的可怕的狂熱中遏止我時，我竟會希望這神明毀滅了，只指望被你擁在臂間，即使我會共上帝和世界的殘片從深淵滾到深淵。甚至在此刻……，我還要這樣說！在這永劫將吞噬了我，而我將現身於鐵面的判官之前的現在，在這爲要順我的母親，我歡樂地看着我的貞節吞噬我的生命的現在，**呸！我還帶一個可怕的矛盾含恨着沒有委身於你……！**

「——我的女孩子，」教士打斷了她的話，「你的沉寂使你迷惘了。那你所托身的

過度的熱情是難得有正當的，並且在天性中也是沒有的；因此在上帝的眼中看來牠並不是大罪惡，因為這個與其說是心中的邪惡，不如說是心靈上的一些錯誤。所以你應當驅除了這些激情，牠們是與你的天真不配的。而且，我的親愛的孩子，你被空想所驅使着，覺得那你所發的願心太可怕了。卽宗教並不要求出乎人情的犧牲。牠的真實的情感，牠的溫和的德行，比到那僭稱爲豪氣的熱烈的情感，和勉強的德行，要高出萬丈。假如你會迷陷過，可憐的迷途的綿羊啊，那『和善的牧人』（註二）早會找到了你，引你回羊羣中。懺悔的寶藏已爲你開了：在人們的眼前洗去我們的罪過是要用血的泉的；在上帝面前只要一滴眼淚就夠了。你安心罷，我的女孩子，你的地位需要鎮定的；我們求求上帝罷，他能治愈他一切的僕役的傷患。假如『他』的意志，正如我的希望一般，是要你逃脫了這場病，我將寫一封信給葛勃克的主教：他有那豁免你的願心的相當的權力，因爲那種心願不過一個簡單的心願，而你將在我身邊，和你的丈夫阿克塔斯消磨你們的歲月。」

「聽了老人的這席話，阿達拉驚悸了長久；在這長久的驚悸中，她只做出一種可怕

的痛苦的表情來。「什麼！」她帶着熱情合着手說，「還有救藥嗎？我可以從我的願心中度出來嗎？」——「是的，我的女孩子，」神父說，「你還能做到。」——「太遲了，太遲了，」她喊着，「我難道應當在這我知道我可以有幸福的時候死去啊！我爲什麼不早些認識這神聖的老人啊！不然在今朝我可不是準可以和你，奉基督教的却克塔斯，一同享多大的幸福……受這可敬的教士的安慰……在這廣漠中……永遠地……哦！這樣已很幸福了！」——「鎮定啊！」我握着這薄命人的一隻手說，「鎮定啊！這個幸福，我們將要細味呢。」——「再也不會了！再也不會了！」阿達拉說。「怎樣？」我說。「你還沒有完全知道！」那貞女說：「是在昨天……在暴風雨中……我正將要違犯了我的願心了；我正將要把我的母親沉到地獄的火焰中了；她的詛咒已到我身上了，我已經在救我的命的上帝面前欺誑了……當你吻着我的顫動的嘴唇時，你不知道你只擁抱着一個死人啊！」——「天啊！」教士喊着，「親愛的孩子，你做了什麼事啊？」——「一重罪過，我的神父，」阿達拉說着，她的眼睛迷惘了；「可是我消失了我自己，却救了我的母親。」——「說下去啊！」

我驚喊着——「好」她說，「我已預先看出了我自己的弱點；當離開那部落的時候，我已隨身帶了……」——「什麼？」我恐怖地說。——「一些毒藥嗎？」神父說。——「牠已在我腹中了，」阿達拉喊着。

「火炬從老人手中墜下，我暈倒在洛拜司的女兒的旁邊；老人將我們兩個都抱在臂間，我們三人在幽暗裏，一齊嗚咽在這悽慘的榻上。」

「我們醒啊，我們醒啊！」不久那有勇氣的修隱人點着一盞燈說。「我們失去了寶貴的時間了；無畏的基督教徒啊，我們抵抗着敵人的攻擊；頭上繫着繩子，頭上灑着灰，我們投到在「至高」的足跟，去懇求他的仁慈，去服從他的意志。或許還來得及。我的女孩子，你昨晚就應當告訴我了。」

——「啊啊！我的神父，」阿達拉說，「昨夜我曾經尋找過你，可是那蒼天，爲了要懲罰我的罪過，將你離開了我。一切的解救都是無用的了；因爲即使很熟悉毒藥的解救品的印地安人，也不知道我所服下的毒的解藥。當我看出了我毒藥發作得並不像我所想

像的那樣快的時候，請你想像着我的驚怕罷，我的愛情加倍了我的力，我的靈魂不能那樣快地離開了你。」

「到這裏我更不用嗚咽來擾亂阿達拉的故事，却用那只有蠻人知道的狂激了。我揉曲着臂膊，咬着手，狂滾在地上。那年老的教士非常柔和地在我們兩人之間跑來跑去，把許許多多的救解施於我們。在他的心的平寂中，在他的年歲的重擔下，他能體貼我們的青年，而他的宗教又給與他一種甚至比我們的熱情還溫柔還熱烈的言語。這四十年來犧牲他自己在山中每天爲上帝和世人服役的教士，可不使你想起那些以色列的，在主前永遠地高燒着的獻祭的火嗎？」

「啊啊！他去設法去弄些藥來救阿達拉的病是徒然的了。疲倦，悲哀，毒劑，和一種比一切併合起來的燒毒還利害的熱情，都聯合起來要將這枝花兒從大野中搶去。傍晚時，可怕的病狀都顯露出來了；痲痹佔據了阿達拉的肢體，她的四肢也漸漸地冷起來了：「你碰一碰我的指頭，」她對我說：「你可不覺得我的手指很冷嗎？」我不知如何回答纔

好，我的頭髮都驚豎起來了；以後她還說：「愛人啊，你的一觸昨天還使我戰慄；而現在我已感覺不到你的手，我差不多已聽不見你的聲音了；洞中的物件一一地消隱下去了。那蠕蠕着的可不是鳥兒嗎？太陽如今應當就要下山去了，却克塔斯，牠的光在廣漠間是會很美麗的，在我的墳頭！」

「阿達拉覺得這番話使我們流淚，便對我們說：『寬恕我，我的好朋友們；我是很懦弱的，但是或許我將變成更剛強些。可是死得如此年輕，同時又正當我的心又如此地充滿着生的慾望時！祈禱的首領啊，可憐我啊；對我明說啊！你可以爲對於我所做的事我的母親會滿意，而上帝會寬恕嗎？』」

「我的女孩子，」教士流着眼淚又用戰顫而傷損的手指拭着說，「我的女孩子，你一切的不幸都是從你的無知來的；這是你的野蠻教育和必需的教養的缺陷害了你；你不知道一個基督教徒是不能任意地處置自己的生命的。安慰你自己啊，我的親愛的綿羊；上帝將爲了你心地底淳樸而寬赦你。你的母親和指導她的教士比你的罪還要深；他

們越權奪得了你的不謹慎的願心；可是願天主寬恕了他們！你們三個人在宗教上給了我一個迷信和缺乏宗教的真正的理解的危險的可怕例子。安定啊，我的孩子；那洞徹世人的心懷的上帝，將對於你的純潔的心志下判斷，而不對於你的有罪的行為上下判斷。

「至於那生命，假如你睡到天堂中去的時辰是來到了的時候，啊！我的親愛的孩子，你失了這世界是失了多麼細小的東西啊！縱使你生活在廣漠中，你已知道了悲哀了，假如你看見了社會上的惡事，你如何設想呢？假如靠近歐洲的海岸，你聽見了那從古土上升起來的痛苦的長呼聲，你更如何設想呢？小舍的居民和大厦的居民在世上都是受着着的，都是呻吟着的；人們看見王后也和平常女人一樣地哭泣，人們更驚訝着那從國王眼中繼續地流出的眼淚的容量！

「你捨不下的可是你的愛情嗎？我的女孩子，那正像去哭着一場美夢一樣。你可瞭解世人的心嗎？你能計算世人的期望的無恆嗎？你不如去計算風濤中的海上的波浪的

數目罷。阿達拉啊，犧牲，善行，都不是永久的維繫；或許有一天厭倦會與憎嫌一同來到，過去的良時是會不被人稱數的，你只會感着一個可憐又可厭的結合的憎厭。無疑的，我的女孩子，那最美的愛情是從那「造物」手中出來的男女的愛情。一個樂園是爲他們造的，他們是無邪而不朽的。他們的身心都是完善，他們是一切都情投意合的。夏娃是爲亞當而造的，而亞當也是爲夏娃而造的。然而假如他們也不能夠維持在這幸福之境中，在他們之後有那幾對夫婦會能夠呢？我不對你講那些人們祖先的結婚，那些難以言語來形容的結合，那時姊妹便是兄弟的妻室，那時夫婦的愛情和友愛躋在同一個心中，而一方面的純潔又增高了別方面的歡樂。一切的結合都是被擾亂了；嫉妬偷偷的來到，人們宰童羊的草地的祭壇，牠統治在阿伯拉漢的篷帳下，甚至在那些族長們細味着那甚至使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母親的死的狂歡的臥榻中。

「我的孩子，你會驕矜着你在你家中是比在耶穌基督所曾願降生的聖族中還天真還幸福嗎？那些爭論，相互的責難，煩慮，和一切夫婦間的痛苦等碎煩的家事，我也不來

和你細講了。女人每做一回母親便要重新受一回苦痛，她是哭泣着結婚的，只要一個你給他喫奶，又死在你懷間的嬰兒的損失，已夠有多少的痛苦了！山中曾滿佈了呻吟之聲；沒有東西能安慰合楷爾，因為她的孩子們都已去世了。這些纏住世人的柔情的辛酸是如此地強，我看見在我國中有許多爲王侯所眷戀的貴婦們脫離了宮庭，隱在修道院中去消毀了那可憎的，所有的歡樂只是痛苦的肉體。

「可是或許你會說這最近的例子和你是沒有關係的，你整個的奢望不過是和你中意的男子一同生活在一間陋屋中；你不很要求那結婚的幽歡，却要那青年人稱之爲『愛』的癡情嗎？一個受傷的想像的虛幻，妄想，空虛，迷夢啊！就是我，我的女孩子啊，我也曾領略過心的煩惱；我的頭從前不是禿頂的，我的心從前也不是平寂的，像今朝你們所看出的一樣。你相信我的經驗罷。假如世人對於他的情感有恆心，能夠不絕地維持着一個不停地重新的情感，無疑地寂寥和愛情準會使人和上帝相等了，因為那就是造物的兩種永恆的喜悅。可是人的靈魂是易倦的，牠從來不會完完全全長久地愛着一個同樣的

東西有幾點上兩心往往是隔膜，而這幾點已足夠漸漸地使生涯難堪了。

「最後，我的親愛的女孩子，人們幸福的好夢中的大錯，就是忘記了那繫附於他們的天性的死的痼疾：人是應當終結的。遲遲早早，隨便你曾經有多大的幸福過，那美麗的容顏終須要變成那墳墓給與亞當的膏冑的無變化的面目；即使那却克塔斯的眼睛亦不能從你塚墓間的姊妹們中辨識出你來。愛情絕對不能將牠的權力伸張到棺槨中的蟲蛆上。我說什麼！（哦，空虛的空虛啊！）我談甚麼地上友情的權能啊！我的女孩子，你要知道牠的範圍嗎？假如一個人在死了幾年後重新又復活轉來，我不相信他仍會受那些爲了他的記憶而流了最多的眼淚的人們的歡迎：人們是那樣快地有了新相識，人們是那樣容易地有了新習慣；無恆心在人類是那樣地自然，我們的生命是那樣地不足重輕，即使在我們的朋友們的心中！」

「你感謝上帝啊，我親愛的女孩子，他如此迅速地將你從這不幸之谷中救拔出來。那貞女的白裳和明冠已經在雲端爲你預備着了；我已聽到仙后向你呼喊着：來啊，我稱

職的侍女來啊，我的鴿子，你來坐在一張純潔的寶座上，在那些將美麗和青春犧牲在仁慈的服役，兒童的教育和懺悔的工夫上面的女子之間。來啊，神祕的薔薇，來安息在耶穌基督的胸間。這棺槨——你所選定的合歡床，是不會錯誤的；而你的天堂的丈夫的擁抱是無盡期的！」

「正如殘陽消滅了風息，又將沉靜散佈在空中一樣地，那老人的平靜的語言平息了我愛人胸間的熱情，她只着意於我的沉哀和使我忍受她的消亡的方法了。有時她對我說，假如我答應她不流淚，她會幸福地死去；有時她向我說起我的母親，我的家鄉；她想將舊恨來分我的新愁。她勸我要忍耐，要有勇氣。「你不會永遠不幸的。」她說；「此時天公之所以要你受苦，就只爲了要使你對於別的人的苦痛更有憐惜心。却克塔斯啊，人心是像那些只有在自己爲斧斤所傷折的時候纔會流出香液來醫人們的傷創的樹木一樣的。」

「她這樣說了後，便轉身向教士，在他那裏去找尋那她曾經使我感受過的慰藉；於

是輪轉地安慰着人又受着別人的安慰，她在死的榻上，輪受着生的語言。

『這時修隱人的熱忱格外高了。他的老骨又被仁慈的熱火所燒着了，而且老是在預備着解藥，重燒着火炬，清除着臥榻，他同時便演說起上帝和公正的幸福來，他手中拿着宗教的火炬，好像引導阿達拉到墳墓去，指示那些祕密的奇蹟給她看一樣。小小的石洞爲這女教徒的去世的偉大所充滿了，而天靈們是無疑地在注意着那宗教獨戰着愛情，青春和死亡的一幕的。』

『這神靈的宗教凱旋了，我們在我們心頭繼續着起初的狂熱的神靈的憂愁中看出了牠的勝利。近子夜時分，阿達拉好像振作起自己來誦那教士在她榻前宣誦着的禱詞。不久她便握住了我的手，一種細微難辨的聲音對我說：「馬達利西的兒子，你還記得那你將我誤認的『未戀之處女』的第一夜嗎？我們定命底奇異的朕兆啊！」她停止了，隨後又說：「當我一想到我要與你永別的時候，我的心便鼓起一種如此大的氣力來重生，使我覺得有那爲戀愛而將我變做不朽的能力。可是，我的上帝啊，願你的意志成就！」

阿達拉緘默了一會，便又說：「如今我要說的只有求你寬恕，那我惹你的痛苦了，爲了我的驕傲和任性曾經很使你痛苦過。却克塔斯啊，撒在我身上的一些些泥土，將使我隔開一個世界，又將我的不幸那重壓從你的裏永遠解除下。」

「——寬恕你！我涕淚淋漓地說：那惹起你的一切不幸的可不是我嗎？」——

「我的朋友，」她打斷了我的話頭說，「你會使我變成很幸福，而且假如我會重生時，與其在家鄉中安閒地過一生，我寧願享受那在不幸的戍地中愛你片刻的幸福。」

「談到這裏，阿達拉的聲音銷沉下去了；死的幽影滿佈在她的眼梢和口角；她的不安定的指頭想觸着些什麼東西；她低低地和不可見的神靈交語着。不久，使了個勁兒，她試想，可是徒然的，將小苦像從頸上解下來；她叫我自己將牠解下，於是她對我說：

「當我第一次和你談話時，你看見這個十字架在我胸間在火光中耀着；這是阿達拉僅有的財產。你的父親同時又是我的父親洛拜司，在我誕生後不久將牠送給我的母親。從我手裏來接受這份遺產罷，哦，我的哥哥！保存着牠做我的不幸的紀念。在你生涯

的悲苦中，你將有賴於這不幸的人們的上帝，却克塔斯，我還有一個對你的最後的禱告，朋友，我們在世上的遇合許是短促的；可是在這個生涯後還有一個更長的生涯啊。假如與你永別是會多麼可怕啊！我今朝只不過走在你前面，我要在天國中等待你的。假如你曾愛我過，請你受了基督教的開化，牠將籌備我們的重逢。這個宗教既然能使我與你相別而不死於失望的悲哀中，牠便在你的眼底顯出一個大聖蹟了。可是我只要你簡單的

一諾，我是很知要求你宣誓的關係重大。這個願心或許會使你隔絕了一個比我更幸福的女子……我的母親啊！寬恕了你的女兒罷。聖母啊！息了你的怒罷。我又重新墮到我從前的微弱中。我的上帝啊，願你使我想着你。」

「我爲沉哀所傷，便答應阿達拉有一朝我將信奉基督教。看了這種景像，那教士受靈感似地站了起來，向洞頂伸着雙臂：「時候到了，」他喊着，「召請上帝降臨的時候到了！」

「他剛說了這些話，立刻一個不可思議的力迫着我跪下去，把我的頭伏在阿達拉

的榻前，那教士把一個祕密的地方打開了，那裏藏着一個用一幅絲幕遮着的金瓶；他便屈身深深地膜拜。洞中似乎忽然璀璨起來；我只聽得在空中的仙語和天上的鑿鑿的妙音；而且當這修隱人將聖瓶從聖櫃中取出來的時候，我覺得已看見上帝親身從山腰間走了出來。

「教士打開了聖爵；他用兩隻手指拿着一塊潔白如雪的聖餅，口中喃喃地念着神祕的口號走近阿達拉去。那聖女盞眼向天，入了忘我之境。她一切的悲哀似乎都中止了，她的全部生命都聚集在她的口上；她的嘴唇微張着，帶着敬意去尋找那藏在麵包下的上帝。隨後這神聖的老人將一些棉花浸在聖油中；他用油搽着阿達拉的鬢角；他向這垂死的女子注視了一會，忽然問他的強有力的語言從他的口中吐了出來：「出發啊，基督教的靈魂，去晤見你的造物者啊！」擡起了垂下的頭，我看着那盛聖油的瓶喊道：「我的神父，這劑藥可能將生命還給阿達拉嗎？」——「是的，我的孩子，」那老人倒在我臂間說，「那永恆的生命！」阿達拉剛斷了氣。

說到這個地方，是自從故事的開始以來，第二次却克塔斯不得不間斷了。他的眼淚奔流着，他的聲音斷續着。這失明的沙鮮坦開他的胸膛，他從胸間拉出阿達拉的苦像來。「看啊，」他喊着，「這不幸底證物核耐啊！我的孩子啊！你看見牠，而我已更不能看見她！你對我說，經過許多歲月之後，金子可沒有磨損嗎？你在牠上面可看見我的淚痕嗎？你能夠認出那聖女嘴唇觸過的地方嗎？爲什麼却克塔斯還不是基督教徒呢？那幾種瑣細的政治和國家的觀念一直到如今還在他的先輩的謬誤中牽住他？不啊，我再不願長久地遷延下去了。大地向我喊着：你幾時下墳墓來啊？你還等待些什麼纔信奉聖教……大地啊！你不會等待我長久的一個教士在水中將我的愁白的頭轉變作青春，我立刻就希望和阿達拉相會……可是讓我們且講完了我的往事罷。」

註一：聖瑪麗亞。

註二：耶穌基督。

## 葬 儀

「我絕對不打算，核耐！今天對你來描摹阿達拉斷氣時那奪去我的靈魂的絕望。我應當有比我現在所遺留着的更多些的熱度；我的閉着的眼睛應當能在太陽中重新張開，去向太陽問一問牠們在牠的光明中流了多少眼淚。是啊，這如今在我們頭上照耀着的月亮，將倦照那甘塔苟的大野；是啊，那如今載着我們的獨木舟的河流會停止了她的水流，假如我爲阿達拉停止了眼淚！我木然無知覺地對着那修隱人的高論整整的兩日。這悼絕了的人爲要試想撫平了我了痛苦，他不用那世間的空泛的理論；他只對我說：「我的孩子，這是上帝的意志；」他便將我緊抱在他的臂間。假如我沒有親身經驗過，我準會永不相信在這安命的基督教信徒底幾句的言語中會有如許的慰安。

「那上帝底老僕的柔和，動心的言語，不變的忍耐，終究戰勝了我悲苦的偏執。我看見他爲我的事而流淚很覺得慚愧。」我的神父，」我對他說，「這太過分了：願一個少年

人的熱情以後不來攪亂你的生涯底安寂罷。讓我將我的妻子的遺骨帶了去。我將把她深埋在廣漠的一角；而且假如我還須活着受罪，我總勉力去做到那阿達拉答應我的永恆的婚姻。」

「對於這無可奈何的勇氣底回復，這神父快樂極了；他喊着：『耶穌基督的血啊，我的神明的主的血啊，我又認識了你的偉力了！你無疑地將救了這少年。我的上帝，做完了你的工程啊；將和平還與這個不安的靈魂，在他的不幸中只遺下些溫和與有用的回憶啊！』」

「那虔信的老人不答應將洛拜司的女兒的屍身交給我；他向我提議說要召集他的新教徒，又要用基督教徒的全副儀仗來葬她；可是我也拒絕了他。『阿達拉的厄運和德行，』我對他說，『是不爲世人所知道的；我希望她那暗暗地由我們親手挖掘的墳墓也同樣地不爲世人所知曉。』我們決定在第二天日出時出發去，將阿達拉葬在死林的進口的石梁下。我們要在這貞女旁邊祈禱度夜這事也決定了。」



阿達拉之死

易洛魯作

「向晚，我們將她的寶貴的遺體運到一個北向的洞口，修隱人已將她裹在一匹他母親所織的歐洲麻布中；這是他留存着的故國的唯一的物品，他久已將牠定作自己去世時用的。」阿達拉躺在一片山中的含羞草的草地上；她的腳，她的肩，和他的胸的一部份都露出在外面。在她的髮間可以看見一朵萎謝的木蘭花……正就是我想使她產生孩子而採來安放在這貞女的榻上的那朵。她的嘴唇，正如一朵採了兩天的薔薇花蕊，似乎是憔悴又微笑。在她皎白的頰上，可以看得出幾絲藍色的靜脈。她的妙目已閉，她的纖足交疊着，她的玉手按着她胸間的一個烏木的十字架；她的願心的聖肩衣已貼在她的頸上。她似乎被一個憂鬱之神，無邪和墳墓的雙倍的夢所蠱住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她更天神的了。那不知道這少女是曾經在世間生息過的人，準會當她是個沉睡着的貞女的雕像。

「那教士整夜不停地祈禱着。我默坐在我的阿達拉的喪榻頭，當她睡着時，我曾經多少次將這個嬌媚的頭兒擱在我膝上啊！我曾經多少次依依在她身上聽着又呼吸着她

的口喘息啊可是如今從她寂寂的胸間却沒有一點聲音出來，我等待着那美人的重醒只是徒然的了。

「月亮將她的幽凄的火炬借與這喪殯的守夜。她在半夜裏升起來，好像一個來到她的伴侶的殯殮上來哭泣的白衣的貞女。不久她將她愛向那老橡樹和古海岸講述的憂鬱的大幽祕傾瀉到林中。這教士時時將一枝花枝浸在聖水中；然後他搖着那浸溼的枝條，用天香把幽夜薰香了。有時他用一種古調誦着一個古詩人名叫約伯的幾句詩章；他吟着：

「我如花朵一般地消逝；我如田草一般地枯槁。」（註一）

「受患難的人爲何有光賜給他呢；心中愁苦的人爲何有生命賜給他呢？」（註二）

「老人如此地唱着。他的沉着而不甚調和的聲音在廣漠的靜默中低徊着。上帝和

墳墓的名字從一切的回響，一切的泉流，一切的樹林間出來。維吉尼的鴿子的低嘯聲，山中瀑布的奔流聲，召集旅人的鐘聲也都匯進這薤露歌中來；我又覺得聽到那在死林中死者的遠遠的合唱與修隱人的聲音應和着。

「這時一道金欄在東方露了出來。羣鷹在巖上高呼，貂鼠奔回林穴：這就是阿達拉出殯的信號。我將屍體負在我的肩上；修隱人手裏拿着鋤頭在我前面。我們便開始向巖石走下去；衰老和死者同樣地延遲了我們的脚步。一看見那頭曾在林中找到我們，而現在又歡躍着爲我們引着另一條路的狗的時候，我便流淚了。阿達拉的長髮——晨風的玩物，屢次將牠的全幕展在我眼前；屈身在重負之下，我好幾次不得不將屍身放在青苔上，自己坐在旁邊，舒一舒氣力。最後我們來到那由我的沉哀所選定的地點；我們走到橋洞下。我的孩子啊！你假使看見一個青年的蠻人和一個年老的修隱人在廣漠中相對跪着，親手爲一個可憐的女兒掘着一個墳，而她的屍身是躺在旁邊，在乾涸的山溪中，你怎樣想着啊！」

「當我們的工程做完時，我們將這美人移到她的塵土的床中啊！我會希望過爲她預備一張別的床啊！握着些泥土，守着一個深深的沉默，我最後一次定睛看看阿達拉的容顏。隨後我將長眠之土撒在這十八春的額上；我看見我的妹妹的姿容漸漸地消隱，而她的風韻也藏在永恆的幕下了；她的胸還在黑泥上高聳了些時，正如一枝白百合花從暗黑的土中升起來一般：「洛拜司啊，」於是我喊了，「你看你的兒子葬你的女兒啊！」我便用長眠之土遮蓋了阿達拉。

「我們回了洞，我將我所打定的跟從他的主意告訴了他。這很明瞭人類的心的聖人，看穿了我的思想和我的沉哀。他對我說：「却克塔斯，烏達利西的兒子，當阿達拉在世的時候，我會親自勸你住在我身旁；可是如今你的境遇變了，你是應當爲你的祖國宣勞的。相信我啊，我的孩子，悲哀不是永恆的；牠是遲早總須完的，因爲就是人的心也有盡頭的；這就是我們的大不幸之一：我們甚至連長久地受不幸都不能。你回米西比去罷；去安慰你的母親，她是終日爲你哭泣着而她又是要依靠着你的。去歸附了你的阿達拉。」

的宗教，當你有機會的時候，記着你曾經答應她貞節和歸教的。我呢，我將在此地在她的墓頭老去。出發啊，我的孩子。上帝，你的妹妹的靈魂和你的老友的心都將跟隨着你。」

「這就是巖上人的說話；他的權威是太大了，他的智慧是太深了，使我不得不順從他。一到第二天，我就別了我的可敬的主人，他將我緊抱在胸間，將他的最後的忠告，最後的祝福和最後的眼淚給與我。我走過墳前；我很驚奇在那裏發現一個小十字架標在死者的上面，正如一個人還看見一隻遭難的船的桅竿一樣。我猜度那愍隱人在夜間曾到墳頭來祈禱過；這種友情和宗教的標徵使我不停地流淚了。我忽地起了一個重新把墳發掘開來再一看我的愛人的念頭，可是一種宗教的恐懼止住了我。我坐在那翻過不久的土上。把肘子支在膝上，手托着頤，我便深迷在那最辛酸의 夢想中了。哦，核耐啊！那便是我對於我們的生涯的虛幻和我們的企圖的最大的虛幻的第一次深刻的冥想！我的孩子！誰不會沉入於這種冥想啊？我如今只是一頭爲冬天變白的老鹿了；我的年紀也可以和老鴉的年紀相比了；是啊，縱使我有那壓在我頭上的如此許多的歲月，縱使我生涯

有如此長的經驗，我還沒有遇見一個不爲幸福之夢所欺的人！過沒有一顆心是不含着隱傷的。在外表上看來最平靜的心，好像是阿勒須、阿草野中的自然井；牠的表面似乎是平靜而又澄清；可是當你向水底看去的時候，你就會看見那井用水養着的一條大鱷魚。

「這樣地在這傷心處看着太陽起來又沉下去，第二天，聽到鵲鳥第一次鳴聲的時候，我準備着離開這神聖的墓。我從那裏出發，好像是我願意從一塊跑到德行的新生活中去的界石前出發一樣。我向阿達拉的靈魂呼召了三次；那廣漠之神在幽棲的橋洞上應了我的呼聲三次。我隨後便向東方敬禮，我又發現在遠處山徑中，那到某個不幸的小屋中去的修隱人。跪了下來，緊緊地抱着這墳墓，我喊着：「靜臥在這異國中罷，太不幸的女兒！你的愛情，你的飄泊和你的死亡應當有一個幸福的報償的，但是你現在甚至被你的却克塔斯所遺棄了！」於是淚浪滔滔地，我別了洛拜司的女兒；於是我離開了那個地方，將一個更莊嚴的紀念物遺在那大自然的紀念物邊：德行的小小的墳墓。」

註一：見舊約約伯記第十四章第二節。

註二：見舊約約伯記第三章第二十節。

## 尾聲

納契人烏達利西的兒子却克塔斯曾將這個故事講給歐洲人核耐聽。父親們傳述給孩子們聽，而我這絕域的旅人，我忠實地將那印地安人講給我聽的故事講述出來。在這故事中看出那獵民和耕民的畫圖，人類的第一個立法者宗教，那與光明，仁慈，福音的真精神相背的無知，和宗教的熱情的危險，那在一個單純的心中的熱情和德行的交戰，最後那基督教義的在那最猛烈的情感和最可怕的恐懼——愛情和死滅——上的凱旋。

當一個西迷諾爾人對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牠很有教訓又極美麗，因為他在那裏放進了廣漠之花，野屋之美和一種講述悲哀的單純，這些我不敢誇口都保留住

了。可是還賸下一件事我不知道。我問奧勃易神父後來怎樣了，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我準會到今朝都不知道，假如那指導一切的『造物』不將那我所尋求的坦示給我。下面就是經過的情形：

我曾經游歷過那從前做新法蘭西南的界綫的米失西比河岸過，我很驚奇在北方看見這個國家的別一個奇蹟，尼亞迦拉大瀑布。我到了那瀑布的旁邊，在阿軋農西倭尼人的故土中，在一天早晨穿過一帶平原的時候，我望見一個女子在樹下，將一個已死的孩子安在膝上。我輕輕地走近到那年輕的母親身旁，我聽見她說：

『假如你生存在世間，親愛的孩子，你的手會如何從容地彎弓！你的臂膊會降伏熊；而在山峯上，你會比鹿跑得更快。巖間的白鼬鼠啊，這樣年輕就到靈魂的國土中去！你在那裏怎樣生活呢？你的父親不在那裏打獵養你。你會受冷，然而沒有一個精靈來給你獸皮遮蓋。哦！我應當趕快來會你，唱歌給你聽，把奶給你喫。』

這年輕的母親顫聲唱着，握着那在膝上的孩子，用她的奶潤溼了他的嘴唇，對於這

死者施於一切對生人的小心。

這個女子要照印地安人的風俗，將她的孩子的屍體在樹枝上風乾，以便隨後將他帶到他祖先的墳墓中。她將嬰孩的衣裳脫去，在他的嘴上吻了一會，說着：『我的兒子的靈魂，可愛的靈魂，你的父親從前用一吻在我唇間創造了你；啊啊！我的接吻却不能給你一個第二次的誕生。』隨後她便袒露了她的胸膛，緊抱着那冰冷的遺骸；假如上帝不吝與那給與生命的嘆息，牠準會在慈母的心火中重活轉來。

她站起來，看來看去地找一株在上面可以安放她的孩子的樹。她選擇了一株開着紅花，結着莢豆的彩帶，氳氳出最美的芬芳的楓樹。她一隻手攀上低枝，一隻手將屍身放上去；於是放了樹枝，樹枝便戴着孩子的遺骸歸了原位，深藏在一片馥郁的樹葉間。哦，這印地安的風俗是多麼地動人啊！克蘇士和該撒們的華麗的紀念物啊，我在你們的荒圯的田野中看見過你們，然而我却愛那蠻人的空間的墳墓，那些蜜蜂所薰香，和風所飄蕩的燦爛而青翠的寢陵，在那裏夜鶯又做着牠的巢，啼出牠低怨的曲子來，假如那是個

情人所懸在死者之樹上的少女的遺骸，假如那是個母親所安在小鳥的住居處中的愛子的屍身，那嫉媚便益發增加了。我走近這在那楓樹邊啼泣的女子；我將手按在她頭上，喊了三遍悲哀的呼聲。隨後也不和她談話，我像她一般地拿起一根樹枝，趕開了那些叢集在孩子的屍身上的飛蟲。可是却當心着不驚飛了在旁邊的一隻鴿子。印地安女人對牠說：「鴿子啊，假使你不是我兒子飛去的靈魂，你無疑地是一個要找尋些東西築巢的母親了。拿這些我以後不在土茯苓汁中洗滌的頭髮罷；拿牠去安臥你的小鴿子：願『造物』能爲你保留他們罷！」

當時這母親看見個陌路人的禮節，歡樂地哭起來。當在這個情形中，一個青年人走過來：「舍慮塔的女兒，收起我們的孩子；我們不能長久寄居在此地，朝陽一出來我們就要動身了。」我便說：「兄弟，我祝你有一個青天，有許多鹿，有海狸袍和希望。你不是這個廣漠的人嗎？」——「不是的，」這少年回答，「我們是飄泊人，我們要去尋找一個家鄉。」說了這話，這戰士將頭垂到胸前，用他的弓梢打着野花的梢頭。我看出這故事的深

處是有眼淚在着，我就不作聲了。那女子從樹枝上取回她的兒子，將牠交給她的丈夫背着。於是我便說：『你們肯允許我今夜燒你們的火嗎？』——『我們沒有屋子，』戰士說；『假如你願意跟我們，我們便安屯在瀑布邊。』——『我很願意，』我回答，我們便一同出發了。

我們不久便來到大瀑布邊，牠高聳着可怕的號聲。牠是那發源於歐利歐湖，流入翁達利屋湖的尼亞茄拉河造成的；牠的垂直的高度有一百四十四呎。自從歐利歐起到蘇止，這條河流在一道峻道上；在落下去的時候，與其說牠是河，還不如說是那急流直瀉到一個深淵的張大的口中的海。那瀑布分作兩支，變作馬蹄鐵的形狀。在兩道瀑布之間，一個下方被沖去的洲渚向前突出着，和牠一切的樹木臨瞰在那波濤的混沌上。那奔流到南方的急流，轉或一個極大的圓柱體，然後攤成一片雪片，在太陽中閃耀出一切的色彩來；那奔落到東方的，墜入一個可怕的幽暗中；人們會說是一個大洪水的水柱。無數的彩虹在深淵上彎曲着，交叉着。流水敲着那搖動的巖石，又翻着浪花高躍起來，一直昇到樹

林之上，正如一個大火災的火焰一樣。松樹，野核桃樹，作幽魅形的巖石點綴着這幅景緻。那些爲氣流所牽引的蒼鷹盤旋着降落到深淵的深處，而那些豬獾用牠們的柔軟的尾巴把身子掛在垂下的樹梢，去在深淵中攫些鹿和熊的殘屍。

當我帶着一種混和着恐怖的歡樂默看着這景色的時候，印地安女子和她的丈夫離開了我。我溯那在瀑布上的河流去尋找他們，不久我在一個和他們的傷恫相配的地方找到了他們。他們是和幾個老年人騎在草上，在那些用獸皮包裹的人骨旁邊。我驚訝着那我在幾小時以來所看見的，我便在那年輕的母親身旁坐下，對她說：「這些是什麼，我的妹妹？」她回答我：「我的哥哥，這是祖國的地土，這些是在我們飄泊中帶着的我們祖先的遺骸。」——「什麼，你們曾經遭過了患難嗎？」那舍盧塔繼續說：「我們是納契的餘民。在法國人爲報復他們兄弟的仇，在我們的國中屠殺後，那些從戰勝者那裏逃脫的我們的兄弟們，在我們的隣邦戲卡煞人那裏找到了個安身之處。我們在那邊平安地總算過了許多時候；可是在七個月前，維吉尼的白種人侵佔了我們的土地，說是一個歐

洲的國王給他們的，我們便禱告蒼天，載着我們祖先的遺骸，迤邐穿過廣漠。我在路上分娩了，而且爲了悲哀，我的奶不好的原故，以致我的孩子死去，」說着這話時，這年輕的母親用她的髮絲拭着她的眼淚；我也哭了。

我不允說：「我的妹妹，我們且崇拜「大智」啊，一切都是依照他的意志安排的。我們都不過是旅人，我們的祖先也和我們一樣地是旅人；可是我們都有一個我們將休息的地方。假使我沒有那你當我有一根像白種人一樣輕浮的舌頭的憂慮，我準會問你，你可聽見人講起納契人却克塔斯。」聽了這話，印地安女子注視着我，向我說：「誰向你講起過納契人却克塔斯？」我回答：「是智慧。」印地安女子又說：「我將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因爲你趕開了我兒子身上的蒼蠅，而你剛才對「大智」又說了許多很好的話。我便是那却克塔斯的義子歐洲人核耐的女兒的女兒。那受了洗禮的却克塔斯和我的如此不幸的祖父核耐，都死在屠殺中。」——「世人總是從悲哀到悲哀的，」我鞠躬回答：「你肯更告訴我些奧勃易神父的消息嗎？」——「他也並不比却克塔斯幸福些，」印

地安女子說。法國人的仇敵薛洛蓋人侵入他的教會；他們是由那救旅人的鐘聲所引進去的。奧勃易神父原可以逃生，可是他願拋棄了他的孩子們，他便留在那裏作爲勉勵他們就死的榜樣。他是受大痛苦被焚死的；可是他們總弄他不一聲爲國家之恥，爲上帝之羞的呼聲。當受刑時，他不停地爲他的施刑人禱告，對受難人的命運同情。爲要引出他一點弱點來，那些薛洛蓋人將一個被他們毀傷得不堪入目的基督教徒蠻民帶到他跟前。可是，當他們看見那青年人跪在地上，吻着老修隱人的傷口，而老修隱人又對他喊：「我的孩子，我們是被置在戲場中做給天神和世人看的」一時候，他們驚異極了。那些印地安人大怒，用一枝燒紅的鐵刺入他的喉中，使他不能說話。於是，更不能安慰別人，他便死了。

「有人說即使那些慣見蠻民忍痛受苦的薛洛蓋人，也不得不承認在奧勃易神父的平凡的勇氣中，有些他們所不知道和超於地上一切勇氣的東西。其中有許多人受了這一死的感動，都歸了基督教了。」

「幾年之後，却克塔斯從白種人的土地回來，知道了那主教的劫難，便動身去收拾他的和阿達拉的遺骨，他來到教會的故址，可是他幾乎辨識牠不出來了。湖水已漲溢過，草野已變成澤地了；石梁已傾覆下來，把阿達拉的墳墓和死林都埋在牠的碎石中了。却克塔斯在那裏躑躅了多時；他去尋訪修隱人的洞，這洞却已蔓生着荊棘和覆盆子了，洞中有一頭紅母鹿在哺牠的小鹿的乳。他坐在從前阿達拉死時通宵守夜過的巖上，在那裏他只看見幾片從過路的飛鳥的翼上墮下來的翎羽。當他在那裏哭泣的時候，那教士的馴蛇從附近的草叢中游出來了盤在他腳邊。却克塔斯將這在殘蹟中僅存的忠友溫在他胸頭。這烏達利西的兒子說，在幽夜來臨時，好幾次他以爲看見阿達拉和奧勃易神父的幽靈，在黃昏的煙霧中飄起。這些幻像用一種宗教的恐怖和一種憂愁的歡樂充滿了他。

「在徒然地尋找過他的妹妹和修隱人的墳墓後，他正要離開那地方了，忽然那洞中的紅母鹿在他前面跳躍起來，牠在教會的十字架前停住了。這十字架那時已一半浸

在水中，牠的木頭已爲苔蘚所蝕，而那廣漠中的塘鵝又歡喜棲停在爲蟲所蝕的橫木上。却克塔斯猜想那懷思的母鹿已引他到牠主人的墓上。他在從前作祭壇用的巖石下翻掘，他便在那裏找到了一副男子和一副女子的屍骨。他確信那就是教士和貞女的屍骨，或許是神仙將牠們埋在那裏的；他將牠們包在熊皮中取道回鄉，肩上負着那些好像是殺人的箭筒一樣地作響着的寶貴的屍骨。夜間他將牠們枕在頭下，他便得到些愛情和美德的夢。哦，異鄉人啊！你在這裏可以看見這些灰土，和却克塔斯自己的灰土。」

當印地安人說完了這些話的時候，我便站了起來；我走近那些聖灰，在牠們的前面默默地敬禮。然後，大踏步地離開，我喊着：「在世上一切好的，有德的，多感的都如此地消逝啊！世人啊，你只不過是一場短夢，一場悲哀的夢；你只生於憂患，你只是些些靠你的靈魂的悲哀，你的思想的永恆的憂鬱而生存着的東西！」

這些思索整夜地盤據在我的心上。第二天破曉時，我的主人們離開了我。青年的戰士們居先，婦女們殿尾；在前的負着尸骨；在後的帶着他們的嬰孩；老人們緩緩地走在中

間，在他們的祖先和他們的後裔，在回憶和希望，在失去的故國和將來的邦家之間。哦，當一個人如此棄了他們的鄉土的時候，當一個人從異域的山頂上末次發現那他在那裏長大的房屋和那含愁不盡地流過家鄉的孤野的房舍的河水時，他會流出多少的眼淚啊！

我所看見的飄泊在新世界的廣漠中，帶着祖先的屍骨的不幸的印地安人啊！你們那些曾經雖在患難中還款待我的人們啊！我今朝不能報答你們了，因為我也和你們一樣地飄泊，隨人擺佈，而在我的飄泊中更不幸一些的，就是我没有帶着我的祖先的屍骨！



核

耐



到了納契族時，核耐爲了依據西印度人的風俗，不得不娶了一個妻子，可是他卻並不和她共同生活。一種憂鬱的性癖逗他到幽林的深處；在那裏他獨自消磨永晝，好像是野蠻人中的野蠻人一樣。除了他的義父却克塔斯和何利利堡的傳教師蘇艾爾神甫外，他已遺棄了和世人的交往。這兩位老人在他的心上有很大的影響：第一個是一種和藹的寬仁；還有一個恰正相反，是一種絕端的嚴厲。自從獵海狸時那失明的沙鮮把自己的遭遇講給核耐聽了以來，核耐總不肯說出自己的。可是却克塔斯和那位傳教士却深望知道，畢竟爲了件什麼不幸事，這個出身高貴的歐羅巴人會有這隱遁到盧衣西阿納的廣漠來的奇異的決意。核耐常常把他的閱歷的沒有多大興味來做拒絕的理由，他說，他的閱歷是只限於他的思想，他的感情的。『至於那使我決意到阿美利加來的動機，』他

加一句說，「我應當將牠埋在永遠的遺忘裏。」

這樣地幾年過去了，這兩位老人總不能得到他的隱情。一封由外國傳道會轉遞到的歐羅巴寄來的信，又使他平添了些愁苦，使他甚至避去了他的兩個老友。他們却格外熱烈地要強逼他坦懷相示了；他們對於這事放下如許的小心，如許的溫和，如許的威權，使得他不得不滿足他們了。因此他定了一個日子對他們講述，他所講的並不是他的生涯的奇遇，因為他確實沒有經歷過，却只是他的靈魂的隱秘的情感。

野蠻人稱爲「花月」的那一月的二十一日，核耐來到却克塔斯的小舍中。他挽着沙鮮，引他到一株在米失西比河畔的黃樟樹下。蘇艾爾神甫也如約而至。晨曦起來了；在不遠的平原上，可以望見納契的村莊，和她的桑林以及她的蜂房般的小舍。法蘭西的殖民地和何剎利堡在左方河岸上顯出。那些篷帳，未完工的房屋，纔動工的堡壘，滿佈着黑種人的初墾地，成羣的白種人和印地安人，在那小小的地方，表現出文明和野蠻的習氣的對照。向東方，在遠景的深處，太陽正從阿巴拉昔亂峯中露出來，這些亂峯在金色的高

天上描畫着，好像是青色的字樣一般；在西方，米失西比河在幽靜中流泛，用那驚人的浩邊來做這風景的邊緣。

這青年人和傳教師對於這美景驚賞了一會，可憐着那不能享受這美景的沙鮮；隨後蘇艾爾神甫和却克塔斯便在樹蔭裏淺草上坐下；核耐坐在他們中間，於是，沉靜了片刻後，他便這樣地向他的老友說了：

「在開始陳述我的往事的時候，我不禁羞恥了。你們的心境的平寂，可敬的長者啊，和我四周的自然界的恬靜都使我爲了煩亂和靈魂的不安而羞赧起來了。」

「你們會多麼地憐憫我啊！他的永遠的不寧在你們看來是多麼地不幸啊！你們是曾經受盡一切人生的悲哀的，對於一個無力無德的，自己感到他心中的憂慮，又只得悲嘆着他對自己做下的罪惡的青年人，你們作何感想啊？啊啊！不要再定他的罪了，他已經受罰得夠了！」

「當入世時，我便將我母親的生命斷送了；我是用鐵器從她胎中取出來的。我有一

個哥哥，他是我父親所愛的，因為在父親看來他是長子。至於我，我早就被拋在不相識者的手中，我不是在家裏養大的。

「我的性情是急躁的，我的氣質是多變的。反覆不定地喧譁又歡樂，沉默又悲哀，我將我的少年的同伴聚在我周圍，然後，又突然地將他們遣散了，我去孤坐着，默看着那無定的雲蹤，或是諦聽着那雨珠敲着樹葉的聲音。

「每逢秋天，我回到我父親的堡中，這堡是坐落在樹林中，湖水邊，在一個遙遠的省分裏。

「在我父親面前小心而拘謹，我只在我姊姊阿美梨身旁找得歡樂。性情和愛好的幽微的投合將我和這位姊姊緊緊地聯在一起；她是比我大得沒幾歲。我們愛一同登出，游湖，在落葉時漫遊林中；那種回憶至今還充滿着我的歡快的靈魂的漫步。哦，兒時和家鄉的幻境啊，永遠不要將你們的溫柔失去！

「有時我們悄悄地走着，聽着那怒號的秋聲，或是聽着那我們含愁地曳在我們步

履下的枯葉的聲音；有時，在我們天真的遊戲中，我們在草場裏追逐着燕子，在溫雨的丘陵上追逐着彩虹；還有幾回，我們還低吟着那自然界的景色與感起我們的詩句。青年時我是禮奉繆司們（司文藝的女神——譯者）的，沒有比一顆在熱情的清鮮中的十六歲的心更有詩意的了。生命的清晨是正如一日的清晨一樣，充滿着純潔，想像，和諧。

「每逢禮拜日和節日，我時常在森林中聽見那召集鄉民到寺院去的寥遠的鐘聲，度過叢林。我倚身在一株榆樹上，靜靜地聽着那虔誠的微音。每次金聲動時，挾着那鄉村生活的無邪，孤獨的平靜，宗教的魅力和我兒時的回憶的堪味的憂愁到我淳樸的心頭！哦！聽了他的故鄉的鐘聲，聽了這在他的搖籃上歡樂地震戰過，宣佈他的生命的降臨過，記着他心臟的第一次跳動過，分發出他父親的神聖的歡樂，和他母親的莫可名狀的沉痛和喜悅到周圍過的鐘聲，那一個傷創的心會不顫動呢！一切都在那故鄉的鐘聲使我們湮入的迷夢中發現了：宗教，家族，祖國，搖籃和墳墓，過去和未來。

「真的，阿美梨和我享受着這些嚴肅和柔和的思想比任何人還多，因為我們兩人

都有點煩怨在心底：這是我們從上帝或是從我們母親那兒得來的。

「可是我父親得了一場病，這場病不幾天便帶他到墳墓中去了。他是死在我臂間的。那時我在給我「生命」的人的嘴唇上味到那「死。」這個印像很深的；牠到現在還存在着。那邊是第一次，那靈魂的不朽清清楚楚地顯露在我眼前。我不能相信那無生命的軀體會是我的思想的創造者；我覺得那思想應當是從別一個根原上來的，而且，在一個與歡樂相近的神聖的沉痛中，我希望有一日能和我的父親的靈魂相會。

「更有一種現象證實我這崇高的思想。亡父的容貌在棺中似乎是有卓絕的樣子。爲什麼這種驚人的神祕不會是我們的不朽的標徵呢？爲什麼那個知道一切的「死亡」不會在牠的犧牲者的額上刻着別一個世界的祕密呢？爲什麼在墳墓中會沒有那永恆的大幻像呢？」

「阿美梨已爲沉痛所屈伏，探藏在樓中，從那裏她聽到那些淫穢的教士的歌聲和喪鐘聲，在我特式的堡壘的穹窿下響着。」

「我一直伴送我父親到他最後的安息處；泥土在他的遺骸上合上了；永恆和遺忘盡力地壓着他；當天的晚上，別人已毫無關係地在他的墳頭走過；除了他的兒女外，他已經好像從來沒有生存過一般。」

「嗣產已歸於我的哥哥，我們應當離開父親的宅第了；我便和阿美梨去寄身在幾個舊親戚家裏。」

「停留在生命的歧路口，我一一地眺望著，却不敢深入。阿美梨時常將修道院生活的幸福的話講給我聽；她對我說，我是維繫她在世上的惟一的繩索，而她的眼睛又含愁地凝視着我。」

「心懷被這些虔誠的話所感動了，我便常常向我的新寄寓所鄰近的山寺走去；甚至有一個時候我有隱遁到那裏去的心向。這些不經過那重關而已結束了他們的行旅的人們，不像我一般地，在塵世上拖延着無聊的歲月，他們是多麼幸福啊！」

「那些不停地被攪動着的歐羅巴人，是不得不築起些隱遁所來。我們的心愈是煩

亂不安，平寂和幽靜，愈會牽引我們。我故鄉的那些收容不幸人和弱者的僧院，都常是隱藏在那些懷着不幸者的深情和避身地的期望的幽谷中的；有時在些高處也可以發現那些寺院，在那裏，那宗教的靈魂，正如山上的草木一般地，似乎昂向蒼天，獻納牠的芬芳。

「我還看見那古寺的水流和林木的莊嚴的交錯，在那裏我想從命運的播弄中解脫出我的生命來；在日暮中，我還徘徊在那些寂寞而又有回響的寺院中。當明月半照在廊柱上，又將黑影描在對面的壁上的時候，我佇立着，默看着那些標誌死者的墓場的十字架，和那些叢生在石碑和墳墓間的深草。世人們，你們曾遠隔開塵世而生活，你們已從生的沉默移到死的沉默去，那一種世間的憎厭你們的墳墓沒有充滿了我的心啊！

「或者是天性的無恆，或者是與隱遁生涯相違的偏見，使我變了我的主意，我決定去旅行了。我向我的姊姊告別；她帶着一種像是喜悅的表情，將我緊抱在臂間，好像她離開我會很幸福似的。我不禁對於那人世友愛的變動起了一種辛酸的思索了。

「那時，充滿了狂熱，我獨自衝到這世界的險阻的海洋中去，也不知道牠的港口，也

不知道牠的暗礁。我先去訪尋那些現在已不存在的民族：我向那裏去，坐在那使人發強盛和智慧記憶的國土，羅馬和希臘的廢墟上，在那裏，宮殿已墮沒在塵土中，而帝王的陵寢也隱在荊棘中了。自然的偉力和世人的微弱啊！一莖的小草常常透過這些墳墓的最堅強的墓石，爲什麼這些如此有權勢的死者，都永遠不再起來！

「有時一根高柱獨自標立在一一片廣漠之中，正如一個偉大的思想不時地從一個被歲月和不幸所毀了的靈魂中升起來一樣。」

「我一天到晚地馳思於這些紀念物。有時，那曾經看見過建立這些城市的基礎的那個同一的太陽，莊嚴地在我眼前向牠們的荒墟上沉下去；有時，明月升到那清澄的天上，在兩個半碎的骨殖壘間，將慘白的墳墓照給我看。常常地，在這培養夢想的月光下，我似乎一看見那記憶的精靈，沉思地坐在我旁邊。」

「可是我倦於在棺中翻掘了，在那裏我常常只掘起一些犯罪者的灰土。」

「我要看看現存的民族是否會比已死的民族，多給些德行，或是少給些不幸給我。」

看。當我有一天在一座大城中散步的時候，走過一個宮殿後面，在一個幽僻而荒涼的院落中，我看見一個雕像，用手指點着一個因一件犧牲而出名的地方。（作者原註：在倫敦白廳後，却爾斯第二之像。）我被那地方的沉寂所驚住了；只有悲風繞着這悲劇的大理石像哀鳴着。工匠們有的漠然地躺在雕像下，有的一邊口裏吹着，一邊鑿着石頭。我問他這個紀念物是什麼意義；有的勉強能說給我聽，有的連這紀念物所聯想起來的不幸事都茫然。沒有東西能給我人世的事變和我們自身的無足重輕的一個更正確的估量了。這些曾經做了這樣大的聲名的人現在已變成了什麼？

「在我的旅行中，我尤其要探求的是那些藝術家，那些在琴上唱着諸神和尊敬法律，宗教，墳墓的民族的幸福的神聖的人。」

「這些歌人是神明的裔胄，他們賦有那蒼天贈給地面的不能爭奪的惟一的才能；他們的生命單純，同時又偉大；他們用一張金口去讚頌諸神，但他們是人類中最單純的；他們交談着像神仙一樣，或是像小孩子一樣；他們解釋宇宙的原則，却不能了解人生最

簡單的事，他們對於死亡有驚人的概念，却不覺得死已臨到身上，像初生的嬰兒一般。

『在迦萊道尼山上，那人們在這原野中所能聽得的最後的歌人，將古時一個英雄安慰自己的老年時代的詩歌唱給我聽。我們坐在四塊被蘚苔所侵蝕的石上；一條澗水在我們脚下流着；一隻山羊在不遠的樓閣的廢墟間跑過，而海風在角拿的荒野上呼嘯着。現在那基督教，也是高山的女兒，已在穆爾房的英雄們的紀念物上放上些十字架，又在那我相高響他的琴聲的同是那條溪流的岸上，撥動大衛的箏篋了。正如賽爾馬的神祇的好戰，基督教是平和的，牠在芬迦爾的戰場上牧着牲口，而她又分播和平的天使到殺戮的精靈住着的雲間。』

「悠古而又含笑的意大利將牠無數的傑作獻示給我。徘徊在具有着各種捧獻給宗教的藝術的壯麗的殿堂中，我是帶着什麼神聖和詩意的恐怖啊！怎樣的廊柱的迷宮啊！怎樣的穹窿和半穹窿的連續啊！那些在圓頂閣的周圍響着的，像大海的潮音，像林中的風韻或是像廟堂中上帝的語聲一樣的聲音，是多麼地美啊！建築家造起了，可以這

樣說，詩人的意像，並且使這種意像能用官感接觸到。

「可是，一直到那時，我這樣疲勞着究竟得到些什麼呢？在古人中一點確實的都沒有，在今人中一點美的都沒有。過去和現在是兩座不完全的雕像：一個是從歲月的廢墟中取出來的，破碎不堪，一個還沒有從未來那裏接受完美。

「可是，我的老朋友們，尤其是你們這些廣漠的居民，或許你們會詫異吧，在我的旅行的故事中，我還沒有向你們講過一次自然界的風光？

「有一天，我走到在一個島的中央噴着火的爱特拿火山頂上。我看見那太陽在下面的天涯的縹渺中昇起來，西西爾島縮成一個小點在我脚下，大海遠遠地在空間舒展着。在這幅鳥瞰圖之中，那些河流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幾條劃在地圖上的地理線；可是，當這一邊我的眼睛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那一邊牠却沉沒在爱特拿的噴火口中，那裏我在烏黑的噴煙中，分辨出火山赤熱的溶巖來。

「一個充滿着熱情的青年，坐在一個火山上，悲哭着那些他能依稀辨出的在他脚

下的房屋中的世人們，無疑的，老人們啊！只是一個值得你們的憐憫的對象；可是，隨便你們能對於核耐抱着如何的意見，這個光景總會將他的性格和他的生活的影像給你看：在我的過去的一生，我眼前總有一個浩漫的，同時又不可見的創造物和一個在我旁邊開着的深淵。」

說了這最後的幾句話，核耐沉默着，又突然地墮入夢想中了。蘇艾爾神甫驚詫地注視着他，而那失明的老沙鮮，覺得這青年的話中斷了，不知道如何去思索這沉默。

核耐定眼看着那在平原上快樂地走過的一羣印地安人。忽然地，他的面相顯現出一種感動的表情，眼淚從他的眼睛中流出來了；他喊着：

「幸福的野蠻人啊！我爲什麼不能享受那永遠伴着你們的和平啊！爲了這一點的果子我跑遍了這許多國土，你們呢，安安心地坐在你們的橡樹下，讓歲月流過去，計算也不去計算牠們。你們的思想只限於你們的需要，而你們是比我更確實地達到真理，像孩子一般地，在遊戲和睡眠之間。即使那個從過度的幸福中生出來的憂愁有時來襲你

的靈魂，不久你也會從那暫時的憂愁中走出來，而你仰向長天的月光，感動地在找尋個憐憫可憐的野蠻人的不相識者。」

說到這裏，核耐的聲音重新又消沉下去了，這青年把頭垂到他的胸前，却克塔斯在幽暗中伸開他的手臂，握住了他的孩子的手腕，用一種感動的聲氣向他喊着：「我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聽了這種聲音，那阿美梨的弟弟回復了原狀，自覺他的煩亂而害羞，求他的嗣父原諒他。

於是這年老的野蠻人說：「我的青年的朋友，一顆像你一樣的心的波動是不能平衡的；只要調節那曾經使你受那樣大的痛苦的性恪就是了。即使你所受的生命痛苦的痛苦比別人多，你也不應該驚訝：一個偉大的靈魂應當比一個渺小的靈魂多包容些痛苦。把你的故事講下去罷。你已將歐羅巴諸國說了一遍，現在請說你的故國罷。你是知道我會經看見過法蘭西和我在那裏的關係的；我歡喜聽你談談那現在已不在世上的偉大的酋長（作者原註：路易十四）。我是曾經訪過他的豪華的房舍過的。我的孩子，我現在只

爲記憶而生存了。一個有回憶的老人，正像我們林木中的衰老的橡樹一樣：這橡樹已不用牠自己的樹葉來裝飾自己了，但是牠有時用那寄生在這古幹上的與牠無關的植物來遮蔽自己的裸體。」

阿美梨的弟弟，爲這些言語所鎮定，便又重述他的心的歷史了：

「啊啊，我的父親！那個我只在兒時看見末年，而當我回國時已不在了的偉大的世紀，我不能講給你聽。在一個民族中是從來不會發生更驚人更兀突的變化了。從精神的崇高，信仰的虔敬，德行的嚴格，一切都突然地墮到卑順，到潰神，到敗俗去。」

「因此我從前希望在我的故鄉找到些東西安息這不寧，這到處跟隨着我的熱望是完全無望的了。世界的研究一點也沒有給我教益，然而我已沒有不識不知的樂趣了。」

「我的姊姊，我不懂她爲什麼有這種態度，她好像喜歡來增加我的煩怨；她在我到巴黎的前幾天就走了。我寫信給她說我想去和她把晤；她立刻回信給我，叫我變了這個主意，拿有事行蹤不定的話來做藉口。那時對於這爲相見所疏遠，爲離別所消散，抵抗不

過不幸，更抵抗不過幸運的友情，那一些悲涼之思我沒有起過啊！

「不久我在我的故鄉中覺得比在異國更孤獨了。我想在一個我什麼也不懂，又什麼也不懂我的世界中投身幾時。我的任何熱情都還沒有擾亂的靈魂，在找着一個能牽制住牠的東西；可是我覺得我付出的比我收入的多。別人所要求我的也不是一種高尚的語言，也不是深刻的感情。我只注意於縮小我的生命，去迎合社會的水準。到處被當作浪漫的氣質，恥於我所扮演的角色，漸漸地覺得事物和世人可憎厭，我便打定主意要隱在一個郊外去完全不爲別人所知地生活着。」

「起初，我在這幽暗而自在的生活中，覺得還有些趣味。完全是個陌生人，我混在人羣中，浩漫的世人的廣漠！」

「時常地，坐在一個沒有什麼人來往的禮拜堂中，我幾小時地暗想着。我看見些可憐的婦人們來到「至高」前膜拜，或是些負罪之人來到懺悔桌前跪下。沒有一個人不帶着更愉快一點的臉色出來的，而那在外面響着的喧囂聲，好像是那些前來到主的寺

院的門邊消滅的，世間的風景和熱情的波浪一樣。偉大的上帝啊，你是暗暗地在這神聖的避難所中看見我流着眼淚的，你知道多少次我跪在你腳下，懇求你解除了這生存的重負，或者將我變做老人啊！誰有時不曾感到過有重新再生，在泉流中重變作青春，將靈魂浸在生命之泉中的必要啊！誰有時不感到被自己的惡習所壓服着，不能做些偉大的，尊貴的，公正的事啊！

「當夕暮來時，我便取道回我的隱居的地方去。我停留在橋頭眺望着日落。這太陽燒着這城市的煙霧，好像在金液中慢慢地搖擺着，像世紀的時鐘的鐘擺一樣。隨後我便和幽夜一同退藏，穿過一座寂寥的街路的迷宮。看着在人們住所中照耀着的燈光的時候，我便被思潮移到燈光所照着的沉哀和喜悅的景狀中去了，我便夢想着在這許多住着人的屋子裏，我是一個朋友也沒有。正在我沉思着的時候，我特式大寺的鐘樓上的鐘聲合拍地響到我耳中來了；牠反覆着在每一個聲音上，在每一個距離中，從這個禮拜堂到那個禮拜堂。啊啊！每次鐘聲在社會中開了一個新墳，又使人流了許多眼淚。」

「這種起初使我迷戀的生活，很快地變作使我忍受不住的了。這種不變的景狀，不變的思想的反復使我疲倦了。我便開始去探討我的心，來問我所希冀的東西。我不知道，但是我忽然以爲樹林會使我歡樂了。我便突然決意將這一個雖然剛纔開始，但是已感到彷彿已過了幾世紀似的生涯做一個結束，避隱到鄉村中去。」

「我用對一切計畫的熱衷來抱定了這個計畫；我忽忽地出發去隱遁在一間茅舍中，像我從前去周游世界一樣。」

「別人非難我興趣太無恆，不能長久享受那同樣的空想，做那好像是被時間所迫着急要達到我的歡樂的絕處的理想；別人非難我時常超過那我所不能達到的目的。啊啊！我只不過在尋找着一個本能迫迫着自己也不明白的幸福。到處碰着盡頭，結束了單在我是一點價值也沒有，這難道是我的錯處嗎？然而我覺得我是愛那人生的情感的單調的，而且假如我還有那信仰幸福的狂愚，我也要在習慣中尋找牠出來。」

「那絕對的孤寂，那自然界的風光，不久將我浸在一個差不多不能描摹的情況中。」

了。沒有父母，沒有朋友，可以這樣說，在地上還沒言愛過，我是被一個太長的生命壓迫着。有時我突然地臉紅了，我覺得在我心中，似乎有無數的炙熱的溶巖之液流着；有時我不期而然地呼號起來，而在夢中，在不眠時幽夜是同樣地煩亂。我缺少些東西來填滿我的生存之淵；我走下豁谷，我走上山頭，竭我的希翼的氣力呼喚着一個未來的火焰的理想的目的物；我在風中擁抱住牠；我相信在河流的哀鳴聲中聽見了牠；一切是這空想的幻影：天上的星羣，和宇宙中生命的原則。

「然而這平靜和不安，窮乏和富裕的情況，却並非沒有一些可愛的地方：有一天我戲摘着一枝柳條的葉子到一條溪流上，在每一瓣被水流飄去的葉上都繫載着一個思想。一個怕因一場不意的革命而失去他的王冠的國王所感到的憂慮，沒有比我在每次我的枝條的幾片受打擊時所感到的憂慮那麼深刻。世人的柔弱啊！永遠不老的人心的兒時啊！你看我們的高超的理性能降到那一種兒戲的程度啊！這也是真實的，許多人將自己的命運繫附在和我的柳葉一樣沒價值的東西上。」

「可是如何來陳述出這在我漫步中感到的成羣的飄忽的感情呢？那熱情在一顆孤獨的心的荒野中所喚起的音調，正如風和水在廣漠的沉寂中所發的低鳴聲一樣；我們享受着，但是我們不能描畫出來。

「在這些不安定之間，秋天突然向我來臨了：我很快樂地踏進這暴風雨季。有時我會願意做那風，雲，灰霧中飄泊着的戰士之一；有時我甚至羨慕着那我看見的，在林隅上燒着荆棘的微火，在火上溫手的牧人的命運。我聽着他的憂鬱的歌，這歌使我想起各處人類自然的歌總是悲哀的，即使當牠表示幸福時。我們的心是一個不完全的樂器，一張少幾條絃線的琴，在那裏我們不得不在派定給嘆息的音調上彈出歡樂的調子來。

「日間，我迷失在爲森林所遮斷的大荒野上。我的夢想所要求的東西是多麼少啊！一片飄風在我前面趕着的枯葉，一間有炊煙飄上疎樹的梢頭的小屋，一片在北風中顫着的橡樹上的苔蘚，一個孤巖，一個枯蘆低怨着的荒池！那遠遠的在谷中昇起來的寂寞的鐘樓，時常吸引着我的目光；我時常目送着那些在我頭上過去的飛鳥。我想着牠們

飛去的，我所不知的海岸和遙遠的國土；我準會願意乘在牠們的翼上，一個隱祕的本能使我痛苦；我覺得我自己也不過是一個旅人，可是天上有一個聲音似乎對我說：「世人啊，你的轉棲的一季還沒有來到；等着那死亡的風起來，那時你可以展開你的翼翅，飛向你的心所要求的，你所不知的國土去。」

「快些起來罷，你這要將核耐帶到別一個生涯的空中的期望着的狂風！這樣說着，我踏着大步走去，臉燒紅着，風在我髮間嘯着，也不覺得雨，也不覺得霜，歡樂着，悲痛着，又像被我的心的妄想所統治着一樣。」

「夜間，當北風撼着我的茅舍的時候，當大雨澎湃地落在我的屋頂上的時候，當從窗中我看見月兒，像一隻蒼白的小舟破浪而行地，劃着層雲而行的時候，我似乎覺得在我的心底生命已加倍，我會有創造新世界的 ability 了。啊！假如我早能將我所感到的狂歡分給別一個女子！上帝啊！假如你早給我一個合我的冀望的女子；假如，像給我們的第一個父親似地，你早帶着一個從我自身取出來的夏娃給我……天國的美人啊！我準會踴躍

在你前面，然後，將你抱在我臂間，我會祈求「永恆」將我的餘生贈給你！

「啊啊！我是獨自個，獨自個在地上！一種隱藏的衰頹佔住了我的軀體。那我從兒時起就感到的生命憎厭那時又挾着一種新力回來了。不久我的心便不更將糧食供給我的思想了，而我只從一種深深的煩怨的情感中看出我的生存來。」

「我和我的病痛爭鬪了些時，但是漠漠地並沒有克服牠的堅固的決意。最後，不能找到那醫治我的心的，到處都不見而到處都有的奇異的傷創的藥，我便決心和生命訣別了。」

「聽着我的「至高」的司祭啊，請你寬恕這已差不多被蒼天奪去了理性的不幸人罷。我是充滿着宗教，而我却作着無神論者的理論；我的心愛着上帝，而我的精神却誤解了他；我的行動，我的談話，我的情感，我的思想，都只是矛盾，愚蒙，虛偽。可是世人是否常常很知道自己所欲求的，他是否對於自己所思想的很有把握？」

「一切都同時背我而去了，友情，世界，隱遁所。我嘗試過一切，而一切在我都是不幸

的，被社會所擯，被阿美梨所棄當孤寂也來背離我的時候，我還留餘些什麼呢？這孤寂是我希望在上面救身的最後的脆板，然而我還覺得我是在沉陷到深淵中去！

「決定要卸下那生命的重荷，我便決意將我整個的理性放在這狂妄的行爲的實行中。沒有什麼催促我；我沒有定下啓程的時間，這樣可以細細地嘗嘗生存的最後的時間的味兒，和做照一個古人的例子，採集起我的全力，來感受我的靈魂消逝。」

「然而關於我的財產的處理我覺得是必要的，我不得不寫信給阿美梨了。對於她的遺忘，我不禁流露出些怨詞，我是無疑地讓那慢慢地從我心中起來的感動在文句上透露了出來。然而我以為我已將我的祕密隱藏得很好了；可是我的姊姊，她是慣於了解我的靈魂的隱祕的，便很容易地被她看破了。她對於我信上滿篇的勉強的語調，和那些我從來不留心的事的問題十分驚異。也不回我的信，她却突然親自來會我。」

「要深切地感覺到我的以後的苦痛，和我再見阿美梨時的第一次的狂樂，你們應當想到她是我在世上愛着的惟一的人，要想到我一切的情感和我兒時的回憶的溫柔。」

都來在她身上交混着，我在一種心的忘我中迎接阿美梨，這是很長久很長久了，我沒有找到過一個了解我，而我又可以向他坦示我的靈魂的人！

「阿美梨投在我臂間，對我說：「負心人，你想死，而你的姊姊生存！你使你的姊姊擔心！不用解辯了，不用推托了，一切都知道了；我一切都理會得，好像我是和你在一起似的。還瞞得過我嗎？我是看你生出這些起初的情感的。那就是你的不幸的性格，你的憎厭，你的偏私。發誓罷，當我將你緊抱在胸頭的時候，發誓說這是你放任你的妄想的最後一次，發誓不再求死罷。」

「說這些話時，阿美梨同情地溫柔地凝視着我，吻着我的前額；這簡直是個母親，這是最溫柔的母愛。啊啊！我的心重新又張開來接受一切的歡樂了；好像是一個孩子一樣地，我只求着慰藉；我爲阿美梨所屈服了；她要我發一個莊嚴的誓；我一點也不躊躇地照辦了，也不顧慮到從此以後我會不幸的。」

「我們歡睦地同處了一個多月。每天早上，我已不孤獨了，我聽見我的姊姊的聲音，

我感到那快樂和幸福的戰顫。阿美梨的神明是天賦的；她的靈魂是和她的軀體有同樣的無邪的優美；她的情感的溫柔是無盡的；在她的精神中只有柔和的和一些夢一般的東西；別人會說她的心，她的思想和她的聲音好像合奏一樣地歎息着；她從女性方面取得了羞怯和愛情，從天使方面取得了純潔和調和。

「那我要償我的輕進的時間到了。在我的狂妄中，我曾經甚至希望要受到不幸，至少可以嘗嘗苦痛的真味：上帝在他的憤怒中所允諾的可怕的願望！」

「我將對你們表白什麼呢，我的朋友啊！你們看着我眼中流出來的淚水罷。我甚至能夠……幾天之前，什麼都不能使我宣洩出這隱秘來……到現在，一切都完了！」

「然而，長者啊！願這個歷史永遠地深埋在沉默中：你們想着這歷史只是在廣漠的樹下講出來的就是了。」

「當我看見阿美梨已失去了那她開始還給我的安靜和健康的時候，冬天已過完了。她消瘦下去；她的眼睛深陷下去，她的步履憔悴而她的聲音昏亂。有一天，我瞥見她跪

在十字架像前，滿面流着眼淚，世界孤寂，我的來，我的去，夜晝一切都使她驚心不期而然的歎息從她唇間吐出來；有時她不疲倦地走一個長途的遠足；有時她勉強地曳着步履；她提起她的工作又放下，翻開了一本書却不能看，開口說一句話，却不說完，忽然地流出眼淚來，又閉着門去祈禱。

「我想探求她的祕密是徒然的。當我將她緊抱在臂間訊問她的時候，她微笑着回答我，說她是像我一樣，她自己也不知道有什麼不適。

「這樣地過了三個月，她的狀態一日不如一日了。我似乎覺得一個神祕的通訊是她的眼淚的根原，因為她似乎依照她收到的信札而表現出更平靜些，或更感動些。最後，有一天早上，我們一同進早餐的時間已經過了，我走到她的房間去；我叩門，沒有人回答；我將門稍稍開了一點；房中一個人都沒有。我瞥見在壁爐上有一個寫着我的名字的小包。我顫慄着拿起來，將牠打開，我便讀着這封我藏着用來在將來減去我一切的快樂的感情的信。

## 給 核 耐

蒼天爲我作證，我的弟弟，我會將我的生命棄去千次，來除去你一刻的痛苦；可是，像我這樣的不幸人，我是一點無補於你的幸福的。請你原諒我像一個罪犯似地從你那裏偷逃出來；我準會永不能抗拒你的懇求，然而我是應該走了……我的上帝，請你垂憐我罷！

你是知道的，核耐啊，我是常常慕着那修道院的生涯；應天之招的時候已到了。爲什麼我等得這樣遲啊！上帝會罰我的。我留在塵世是爲了你……請你恕我罷，我是被離開你的痛苦所擾亂着。

到現在，我的親愛的弟弟，我很覺得那我常常看見你起來反對的安身處的必要了。有些不幸永遠地將我們和世人分隔；可憐的不幸的人們會變作怎樣啊……我是堅信着你自己，我的弟弟，你在那些宗教的隱遁所中會找到那安息；大地沒有一個配

你的地方給你。

我絕對不再來提起你的誓約；我是知道你的話語的忠實的。你曾經發誓過，你將爲我而生活。可有比不停地想着訣別生命更不幸的事嗎？像你這種性格的人，死是如此地容易！你相信你的姊姊罷，生是更難些。

可是，我的弟弟，趕快走出那孤寂的地方罷，牠在你是不好的；去找一個職務罷。我知道你會苦笑着這個人民必須有一定的職業的法蘭西的法律罷。不要太輕蔑我們的先人的經驗和智慧。我親愛的核耐，不如和世人一樣，減少些不幸好些。

或許你會在結婚中找到一個你的煩怨的撫慰。一個妻子，一羣孩子會消遣了你的生涯。可是那一個妻子會不設法使你幸福呢！你的靈魂的熱忱，你的才能的美，你的高貴和熱情的態度，這高傲和溫柔的目光，一切都確定了她對於你的愛情和忠誠。啊！她怎會不快樂地將你緊抱在她臂間，緊貼在她心上啊！她全盤的目光，她全盤的思想，會多麼地關切着你，來預防你的輕微的苦痛！她在你面前會是一切的愛，一切的無邪！

你會相信重找到了一個姊妹。

我動身到……修道院去。這個建築在海邊的菴院，正適合我靈魂的地位。夜間，在我的關房中，我將聽見那打着修道院的牆垣的海潮的嗚咽聲；我將想起那些我和你在林間的漫步，那時我們以爲在飄動着的松樹的梢頭聽到了大海之音。我兒時的可愛的伴侶，可是我以後不會和你相見了嗎？我比你大得不多幾歲，我搖動過你的搖籃；我們時常睡在一起過啊！一朝我們可能同眠在一個墳墓中啊！不，我應得獨自個長眠在那些沒有愛過的處女們永遠地安息着的寺院的冷冷的大理石下。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這被我眼淚所半溼的文句。總之，我的朋友，遲遲早早，我們不是總得分離的嗎？難道我有對你說人生的渺茫和無價值那些話的必要嗎？你曾想起那在法蘭西島沉船而死的青年的M……當你在他死後幾個月接到他的信的時候，他的塵世的軀體甚至都已不存在了，而當你在歐羅巴對他起悲思的瞬間，正就是人們在印度對他歎了悲思的瞬間。世人究竟是什麼啊，他的記憶消滅得如此地快？

他一部份的朋友還沒有知道他的死耗，而另一部份的朋友却已經得到慰安了！什麼親愛又十分親愛的核耐，對於我的記憶在你心上可會消滅得如此地快嗎？我的弟弟啊！我之所以要在「時間」中離別你，正爲了要在「永恆」中和你把晤。

阿美梨。

附筆：附上我的財產的贈與證；我希望你不要推却這友愛的表徵。

「就是那墜在我腳邊的霹靂，也不會比這封信使我喫驚。阿美梨有什麼隱秘瞞着我呢？誰這樣突然地強迫她去度這修道院的生涯呢？她可不剛用友愛的魅力將我繫在生存上，爲什麼突然地拋棄了我呢？哦！她爲什麼要來抑制我的決意啊！一個同情心使她重來到我身邊；可是不久，倦於負這勞苦的義務，她便慌忙地離開我這在世上只有她一人的不幸人了。當人們阻止了一個人的自殺後，自以爲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我的怨語是如此。然後，我反顧着我自己。」負心的阿美梨，」我說，「假如你處了我的地位。假如你像

我一樣地迷失在你的生涯的空虛中，啊！你準不會被你的弟弟所遺棄的！」

「可是，當我把信再讀的時候，我在那裏找到些不知什麼悲哀和溫柔的東西，使我整個的心兒都感動了。忽然我起了一個給與我些希望的念頭：我猜想阿美梨或許對某人含着一腔熱情而不敢明認。這個疑慮似乎對我解釋出她的憂鬱，她的神祕的通信和她的信上吐出來的熱情的調子。我立刻寫信給她，懇求她坦心相示。

「她立刻回答我，却並沒有將她的隱秘告訴我：她只告訴我她已得到初修的豁免和她將要行宣誓禮了。

「我對於阿美梨的固執，她的言語的神祕和她對我的友愛缺少信心很爲忿怒。

「在對我要定的主意躊躇了一會後，我決意到B……地去，去到我姊姊那兒去盡我最後的力。我在那兒長大的土地在路上看見了。當我看見那在那兒我過度過我一生惟一的幸福的時間的樹林的時候，我忍不住流淚了。而且這是不可能的，要抵抗這向這土地告最後的決別的引誘。

「我的長兄已把父親的嗣產賣了，新屋主又沒有居住在那兒。我由那松樹的長林蔭路來到那住宅第；我踏過那些荒蕪的院落；我停步來凝看那些關着的，或是半破的窗戶，漫生在牆根的白朮，狼籍在門檻上的樹葉，和我常在上面眺望我的父親和他的忠誠的僕役們的孤涼的石階。石級已經披滿了蒼苔；黃色的丁香亂生在牠們的分裂而搖動的石間。一個陌生的守屋人突然地爲我開了門。我躊躇着想要跨過門檻去；那人喊着：「噲！你可要像幾天前到這裏來的陌生女子一樣嗎？當她一進來，她就暈倒了，於是我不得不將她運到她的車中去。」要知道這「陌生女子，」她像我一樣地，來到這地方尋找眼淚和回憶，在我不難啊！

「用我的手帕將我的眼睛遮住了一會，我走進了我的祖先們的房屋。我在那些只有我的脚步迴響聲的房間中周游了一遍。那些房間是被那從關着的窗扉中透進來的微弱的光線微照着；我去訪我母親在那裏爲生我而死去的房間，那父親在那裏孤隱的房間，那我在那裏睡在搖籃中的房間，最後還有我在那裏友愛曾在位姊姊的懷間接

受我初次的誓言的房間，到處廳堂都是很空虛，在蜘蛛荒涼的臥床中結着牠的網，我急急地走出這地方，我大踏步地離開牠，不敢回過頭去。兄弟們和姊妹們，在他們的幼年時代，團聚在父母的翼下過日子的時光是多麼地溫柔，但又多麼地忽促啊！世人的家庭只是一日的；上帝的吹息將這家庭飄散了像一縷輕煙一般。勉強地兒子認識父親，父親認識兒子，兄弟認識姊妹，姊妹認識兄弟！橡樹看見牠的橡實在牠周圍生長出來；子女們之對於人却並不如此！

「到了B……地我，時便叫人領我到修道院去；我要求和我的姊姊談話。別人對我說她是任何人都不接見的。我寫信給她；她回答我說，正要奉身於上帝的時候，她是不許稍想塵世的；她說假如我是愛她的，請我不要用沉痛去壓迫她。她還說：「然而假如你想在我行發願禮的日子到祭壇來，我請求你爲我在那時施行父親的職務；只有這職務配得上你的勇氣，只有這職務合得上我們的友愛和我的安息。」

「她這和我的友愛的熱忱相反的冷淡的堅決把我投擲到狂烈的神經錯亂中了。」

有時我差不多要回去；有時我又願留在那兒，單單地爲了要擾亂了那場雍髮禮，魔鬼甚至煽起我在那教堂中拔刀貫胸，和將我的殘喘混到那將我的姊妹從我這兒奪去的宣誓聲中的思想。修道院長叫人先通知我，說已爲我在殿堂中預備了一個席位，她又邀請我參與那第二天一早舉行的儀式。

「黎明時，我聽見鐘的第一次鳴聲……十點鐘光景，在一種臨死的苦痛中，我便曳步到寺院裏去。當一個人參與過像這樣的一個情景時，什麼也不能再悲慘些的了；當一個人在那裏生活過時，什麼也不能再苦痛些的了。

「無數的人們擠滿了教堂。有人帶我到殿堂的席位上；我倒身跪下，差不多連我在什麼地方，我所決定的是什麼都不知道了。教士已經等在祭壇上了；忽然間神祕的柵門開了，阿美梨便盛裝着走向前來。她是如此地美麗，在她的臉上有一種如此神聖的表情，以至激起了人們的驚嘆聲。被這聖女的光榮的痛苦所戰敗，被這宗教的偉大所屈伏，我一切狂暴的計畫都消滅；我的力也棄我而去了；本來想瀆神和脅迫的，那時我覺得已被

一隻全能的力所縛住，我在心中只感到些深深的崇拜和悔悟的嘆息。

「阿美梨處身在一個天蓋下。在火炬的微光中，在那會將燔衣犧牲弄得很好聞的花和香之間，獻祭開始了。在供獻時，教士除去了他的裝飾，只剩一件麻布的禮服，走上講壇，在一個簡單而動人的演說中，描摹着那奉身於主的貞女的幸福。當他宣說出「她的樣子正像那在火中燃燒着的香」這句話的時候，一個極大的安靜和天香似乎在這殿堂中散播着；人們覺得自己好像藏在神祕的鴿子的翼下一樣，人們準會相信已看見天使們下降到神壇上，又帶着芬芳和花冠重新昇到天上去。

「教士演說完後，重新披上她的衣服，繼續獻祭。阿美梨，由兩個年青的修道女扶着，那時便在神壇最後一級上跪了下來。於是人們來找我去行父親的職務去了。聽了我在殿堂中踉蹌的脚步聲，阿美梨是差不多要昏過去了。他們叫我站在教士旁邊以便遞剪刀給她。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我的熱血湧了起來；我的狂怒將爆發了，可是阿美梨重整起她的勇氣，向我飄了一眼，在這一眼中，有無限的責備和沉哀，使我又屈服了。宗教凱旋了。

我的姊姊趁我混亂時，大膽地伸出頭去。她的美麗的髮絲隨着神鐵到處，紛紛地墜下了；一件長的法衣替代了她的俗世的華裝，然而她的美並未因此而消滅；她額上的愁色已隱在那麻布的包頭帶中，而那神秘的面紗，童貞和宗教的二重象徵，伴着她的雍了髮的頭。她從來沒有這樣美麗過。那苦修的女子的眼是凝視着世間的塵土，而她的靈魂是在天上。

「然而阿美梨還沒有宣過誓，而且在世界上死，她是應得經過墳墓的。我的姊姊橫身在大理石上；人們在她身上遮上一張殮布；四個燭台鎮住了四角。那教士，頸邊掛着披肩，手上捧着聖經，開始給那死者祈禱了；青年的修道女跟着他。宗教的喜悅啊，你們是多麼偉大，但是你們是多麼可怕啊！他們強使我跪在這傷心的東西旁邊。忽然間，一縷模糊的微聲從那殮布中透出來；我彎身下去，於是這可怕的話（這是只有我一個人聽見的）便走進我的耳中來了：「慈悲的上帝，使我永遠地不要從這喪榻中再起來罷，將你一切的幸福積在一個沒有分我犯罪的熱情的弟弟身上罷！」

「聽了這從棺中透出來的話，我覺悟到那可怕的真情了；我迷失了理性；我倒身在死者的殮布上，我將我的姊姊緊緊地抱在臂間；我喊着：「耶穌基督的貞潔的新婦，隔著這已經將你和你的弟弟分開的死的寒冰和永恆的淵深，接受我的最後的擁抱罷！」

「這舉動，這呼聲，這眼淚，把儀式擾亂了；教士停止讀經，修道女們關了柵門，羣衆騷動着又擠到神壇邊來；他們便將這失了知覺的我擡了出去。我是多麼怨那些使我蘇醒轉來的人們啊！在重張開眼睛的時候，我知道獻祭已完，而我的姊姊已發過猛烈的熱。她叫人來請求我不要再想去見她。我的生命的不幸啊！一個姊姊怕和一個弟弟談話，而一個弟弟又怕將他的聲音說給一個姊姊聽！我走出了這寺院像走出那贖罪的地方，在那裏火焰爲我們預備着天國的生涯，在那裏人們已像在冥土中地失去了一切，除了希望。

「人們可以在自己的靈魂中找到一個個人的不幸的反抗力，可是一個人變成別人的不幸的無心的主動的時候，那是很難堪了。在明白了我的姊姊的苦惱後，我便想起了她所受的苦痛。於是許多我所不了解的事情都爲我解釋：那阿美梨在我遠遊告別時

所表現出來的快樂和悲哀的交錯，她請我在歸來時不去見她的深心和那長久使她躊躇進菴院的怯弱；無疑地這不幸的少女是抱着痊愈的希望！她的修隱的計畫，那初修的豁免，她的財產對我的讓與，顯然是那用來瞞我的秘密通信的原因。

「我的朋友們啊！我那時纔知道我並不是爲一件理想的不幸而流淚了！我的如此長久沒有一定目的的熱情；怒撲到這最初的獲物上。我甚至在我的極端的哀痛中找到了一種意外的滿足，我帶着一個快樂的隱祕的情感，看出那沉痛不是一種像歡樂一樣的人們可以享盡的情感。」

「我從前想在「全能」的使命之前離棄世間，那是一個大罪障：上帝遣阿美梨給我爲的是來救我，同時又來罰我。因此，一切罪惡的思想，一切犯罪的行爲帶來了混亂和不幸。阿美梨懇求我活着，我便很應當不再增加她的痛苦。况且（奇怪的事情啊！）自從我真實地不幸後，我已沒有求死之心了。我的痛苦已變成了一個充滿我的歲月的操作：我的心是多麼自然地充滿着煩怨和困苦啊！

「因此我突然又下了一個另外的決心；我決計離開歐羅巴，渡到阿美利加去。

「正在那時，在B……港有一隊的船，準備出發到路易謝阿納去；我和一個船長接洽好了，我將我的計畫通知阿美梨，我便忙着啓程了。

「我的姊姊已接近過死的門了；可是上帝，他是將貞女的第一片棕櫚葉注定給她的，却不願如此快地召她到他那裏去；她在世上的磨折是延長了。第二次降到這生命的辛苦的生涯中，這女英雄，屈身在十字架下，勇敢地向苦痛前進，在戰爭中只看見勝利，在無限的痛苦中只看見無限的光榮。

「我剩餘的無幾的產業的出賣——那是我讓與我的哥哥的，海船出發的長期的準備，逆風，這些使我在港口上淹留了很久。我每日去打聽阿美梨的消息，而我回來時總帶着驚嘆和眼淚的新的理由。

「我不停地在那築在海邊的菴院的周圍徘徊着。我常常看見，在那一扇向着荒涼的海灘的格子窗間，有一個修道女沉思地坐着；她夢想着海景，在那裏有幾隻航向遠國

的船影顯露出來。好多次，在月光下，我再看見同是那個修道女在同是那扇柵子窗邊；她默看着那被月光所耀着的大海，又似乎聽着那憂愁地敲碎在孤寂的巖上的潮聲。

「到現在我似乎還聽見那在夜間召修道女們去做夜課和祈禱的鐘聲。當這鐘聲紆緩地響起來，而貞女們又寂寂地向神壇走去的時候，我便向菴院跑去；在那裏，獨自在牆下，我在一種神聖的忘我中，聽着那在神殿的圓蓋頂下和波浪的低微的聲音混和着的讚美歌的最後的聲音。

「我不知道爲什麼這一切應該培養我的苦痛的東西，及會磨鈍了苦痛的刺戟。我的眼淚都會減少了辛酸，當我將牠灑在巖上，灑在風中的時候。就是我的憂傷，由牠的不可思議的天性，也含着些慰藉；我享樂着那不平常的東西，即使這東西是一個不幸。我含着差不多是希望，就是我的姊姊，她也會少不幸些。

「一封在我啓程之前的她的來信，似乎堅固了我這些理想。阿美梨溫柔地憐着我的苦痛，又確切地向我說時間會減少了她的苦痛。「我對於我的幸福並沒有失望，」她

對我說，「就是那獻祭的出常的事——現在獻祭已過去了——也能給我些安靜了。我的伴侶的質樸，她們的心願的純潔，她們的生涯的有規律，一切都在我的歲月上灑上香膏。當我聽見暴風雨怒吼，和海鳥來用翼翅拍着我的窗子的時候，我這天上的可憐的鴿子呢，我夢想着我到一個避暴風雨的地方時的幸福。在這裏有那神聖的山，那人們在那裏可以聽到地上的最後的聲音，和天上最初的合奏的山峯，在這裏宗教溫柔地迷住多感的靈魂；這宗教用一種在那裏愛情和童貞相合的炙熱的貞潔來代替那狂熱的愛情；牠清淨了嘆息，牠將一時的熱情的火焰換作那永遠的信仰的火焰，牠神聖地將牠的平靜和牠的無邪，混到一顆找着安息的心和一個隱遁的生命的<sub>不安</sub>和陶醉中。」

「我不知道天爲什麼要保留着我，和是否他要通知我暴雨風會到處伴着我。船隊啓碇的命令已發下；已經有好幾隻船在落日中預備出發了；我安排在陸上過這最後一夜，以便寫信向阿美梨訣別。近午夜時，當我在做我事，而我的眼淚溼了我的信紙的時候，風聲襲到我的耳中來。我諦聽着，在暴風雨之中我便辨出警砲聲和修道院的鐘聲混

着，我便飛奔到那一切盡是荒涼，只有海濤的吼聲的海灘上去。我坐在一塊巖石上。一面舒展着閃耀的波濤，一面菴院的幽暗的牆迷茫地消隱在煙雲中。一個微小的燈光在柵子窗間顯露着。那是你嗎，我的阿美梨啊！可是你匍伏在十字架像前，祈求着暴風雨之神赦免你的不幸的弟弟嗎？暴風雨在波濤上，安寂在你的隱遁所中；這面人們撞碎在什麼都不能相擾的安身處的脚下的暗礁上；那面是菴院的牆垣的無盡；船上被吹動着的燈火，修道院的寂定的燈塔；航海人定命的渺茫，在一日中知道了一切未來的歲月的貞女；在另一方面，一個正如你一樣的靈魂，阿美梨啊，像大海一樣地多暴風雨；一場比航海人的更可怕的遇難：一切這種情景到現在還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上。新的天上的太陽啊，現在你是我的眼淚的證人，重吐出核耐的聲音的阿美利加的海岸的回聲啊，這可怕的一夜的第二天，依身在我的船的甲板上，我看見我的家鄉永遠地和我遠了！我長久地遙望着祖國的樹木的最後的飄搖，和那在地平線上低下去的菴院的屋脊。」

當核耐講完了他的故事後，他從懷中取出一張紙來，將牠給與蘇艾爾神甫，然後，投

身在却克塔斯的臂間，悶住了他的嗚咽，他讓那傳教士讀他剛遞給他的那封信。

這封信是……修道院院長寫來的。信上述着那為熱心地博愛地看護那生傳染病的伴侶而死的教女慈悲的阿美梨的臨死的情狀。全個修道院都十分悲慟，人們在那裏當她作聖女看待。修道院院長還說，自從她主持修道院三十年以來，她從來沒有看見像她一樣溫柔，一樣公平的，和擺脫了世間的憂苦如此滿意的修道女過。

却克塔斯將核耐緊抱在臂間；這老人哭了。「我的孩子，」他對他的義子說，「我希望奧勃易神甫（見阿達拉）會在這兒；他會從他的心底汲出一種不知什麼平安，這平安在安息那心的暴風雨的時候，却似乎牠們是熟稔的：這是風雨之夜中的月兒。飄泊的雲不能將牠帶到牠們的行程中；純潔而不變，牠安靜地在牠們上面前進着。啊啊！至於我，一切都煩亂了我，牽動了我！」

一直到這時蘇艾爾神甫一句話也不說，嚴肅地聽着核耐的故事。他隱隱地懷着同情之心，但是在表面他却表現出一種剛強的性格來；沙鮮底易感性使他出於這個沉默：

「沒有什麼，」他對阿美梨的弟弟說，「在你的故事中沒有什麼值得配那別人在這裏對你表示的憐憫的。我看見一個固執妄想的青年人，在這兒什麼都是可厭的，他放棄了社會的擔負，沉迷着那些無益的夢想。先生，在一個厭世的陽光下看世界的人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他之所以憎恨世人和生命只因為沒有看得遠大。把你的目光放得遠大些，你不久就會承認你所怨着的一切的不幸是完全沒有那回事。可是一想起你的生命的惟一的真實的不幸就要臉紅起來，那是多麼可恥啊！整個的純潔，整個的德行，整個的宗教，整個的聖女的花冠只能勉強地使你的憂痛單單一個思想可原諒。你的姊妹已贖了她的罪了；可是，這裏我應該說出我的思想，正直地說，我恐怕一個從墳墓中出來的記憶也會擾起了你的靈魂。放棄了你一切的義務，你在那獨自去消磨你的日子的林中幹些什麼？你會對我說，聖者都是隱遁在廣漠中的。他們含着眼淚在那裏，用那你或許會消耗了來燃燒起你的熱情的時間去熄滅他們的熱情。自負的青年人，你從前以為一個人可以獨行的，孤獨對於那不和上帝共同生活的人是危險的；牠加倍了靈魂的能力，同時

牠奪去牠們的運用的動機。任何從上帝那兒接受了氣力的人，應該用來爲他的同類人服役；假如棄而不用，他先就要受罰於一個祕密的苦惱，而遲遲早早天總要降一個可怕的罰給他。」

被這些話所驚恐，核耐從却克塔斯的懷間擡起他的淚溼的頭來。那失明的沙鮮微笑起來了，然而這已不更和眼角的微笑調和的口邊的微笑，有一種神祕而神明的光景。「我的孩子，」這阿達拉的老情人說，「他嚴厲地對我們說着；他矯正老人，又矯正青年人，而他是合理的。是的，你應該拋棄了那只充滿了煩慮的不可思議的生涯；只有平凡的路中纔有幸福。」

「還很近源流的米西比河，有一天覺得只是一道清溪而厭倦了。牠向羣山求雪，向瀑布求水，向風暴求雨，牠跨出了牠的河床，牠蹂躪了牠美麗的岸。這驕傲的深水最初誇耀着自己的能力；可是當他看見牠走過的地方都變成荒蕪，牠孤獨地流在曠野中，牠的水是永遠地混濁的時候，牠便惆悵地想起那大自然爲牠挖掘的小小的河床，飛鳥，花

枝，樹林，小溪，從前牠的平靜的流程的伴侶。」

却克塔斯不說下去了，人們聽見那躲在米失西比河的蘆葦中，報告在日中暴風雨將至的赤鶴的聲音。那三個朋友重新上路回他們的小舍，核耐靜靜地在那禱告着上帝的傳教師，和那摸索着歸路的失明的沙鮮之間走着。別人說，被那兩個老人所逼，他回到他的妻子那<sup>一</sup>，但是並沒有在那裏找到幸福。他不久和却克塔斯和蘇艾爾神甫死在法蘭西人和納契人在路易謝阿納的屠殺中。至今別人還能指出他在日暮時去獨坐的那一塊巖石來。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少女之誓

實價大洋五角



著者 沙多勃易盎

譯者 戴望舒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1--1,500

218 7 218

87

3 + 1 = 4

